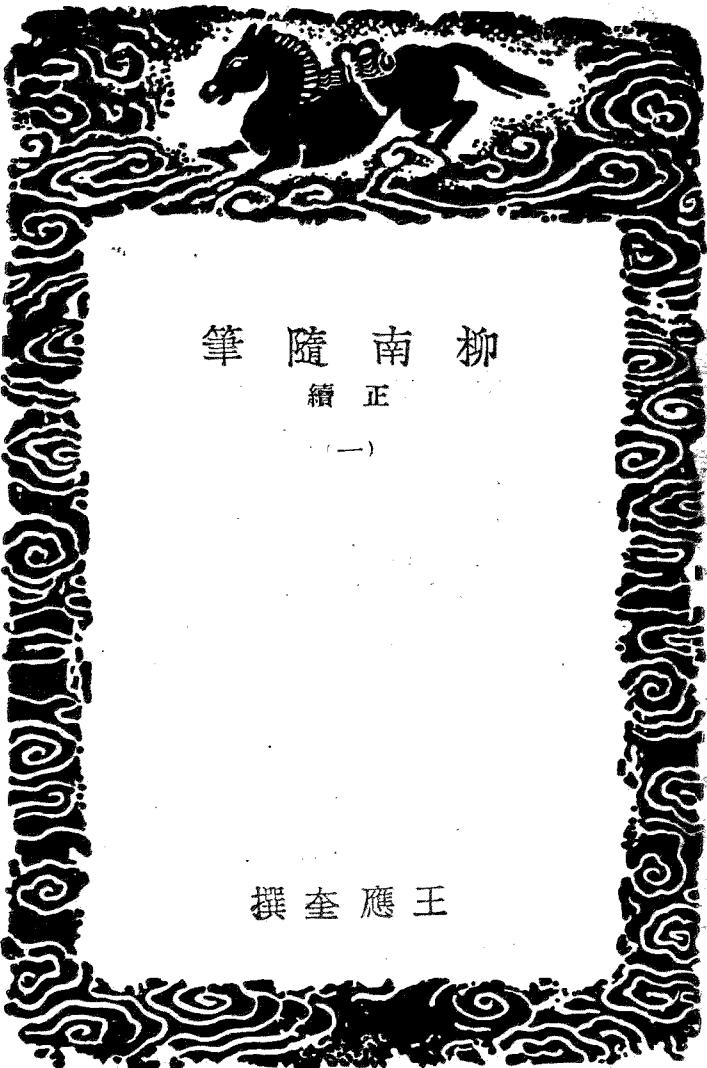


柳南隨筆正續

一



柳 南 隨 筆

正 續

(一)

王 應 奎 撰

# 柳南隨筆序

吾友王君東澱。隱居于李墓塘之濱。距縣治四十里。百年地僻。柴門晝掩。雖近市廛。如處巖壑。吳門沈維士先生題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詩句也。堂中積書萬軸。經史百家略具。君以四几周身。堆書及肩。而埋頭其中。經歲耽耽。不知戶外。搜討既富。溢爲著述。詩歌古文。旣已取次成帙。多于束筭矣。而以其緒餘成隨筆六卷。搜遺佚。則可以補志乘。辨訛繆。則可以正沿習。以至考詩筆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著虞初諾臯之異事。標解頤撫掌之新聞。益不出碎文瑣語。而談苑之質的。藝文之標準。胥有賴焉。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亦容齋洪氏之遺意也。昔洪氏之書。迄于五筆而止。今茲所就。猶初筆耳。而藝林思見其書。等於飢渴。余因請君出之。爲付劄氏。俾枕中之祕。爲國門之懸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他日次第成書。當如洪氏之數。余又將縣梨以擬其後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顧士榮文寧氏撰。

# 柳南隨筆卷一

清 王應奎撰

益都趙宮贊秋谷

信執

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警獨折服于馮定遠

班

一見其雜錄卽歎爲至論

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調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冢前新城夫于亭雜錄中所謂世人于馮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李中丞馥號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在李鹿山處後坐事訟繫書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爲之識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邑錢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輒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奪者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達識也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邑人也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用濟嘗與吾

友汪西京

沈秀

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爲第一西京不能對蓋不知其爲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

自少流落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絕少其歸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寧者留之小飲正舉杯間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

視之。乃山田册也。凡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覓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嗣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輒託以一盂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走。又幾年。以疾卒。沈確士德潛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惲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籍貫仍刻海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之句。確士亟爲子稱之。惜未刻集中。無從見其全也。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鑪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遇絕紙筆。臨風聞誦。飲泣而已。夫寄弟詩也。而謬曰寄妻。東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伊原配陳夫人。此時尙無恙也。而竟以河東君爲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檢可知矣。徐復祚字陽初。號蓂竹。大司空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

黎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做陶九成輟耕錄。作邨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于陳君亦韓。祖范載入文苑傳中。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餘春氣。殘雷變晚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竝傳。生平詩籍甚夥。其稿如束筍者數卷。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蓋其子在院中爲僧云。

詢字韻書入十一真。相倫切。音同苟。咨也。尙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于芻蕘。左傳。咨親爲詢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又本韻中閩字。竝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况詩本以聲韻爲主。豈可以不識字乎。

吾邑馮舒字已蒼。嗣宗先生。京復子也。嘗以議賦役事。語觸縣令瞿四達。瞿深銜之。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

十人詩。爲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又壓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卷。末載徐鳳自題小像詩。語涉譏謗。瞿用此下已蒼于獄。未幾死。蓋屬獄吏殺之也。已蒼之孫修與余善。爲述其顛末如此。又聞已蒼在獄中。拮拳而桎。友人往候之。已蒼自顧笑曰。此特馮長作戲耳。蓋已蒼頹然長身。人以馮長呼之。馮長與逢場同音。故云爾。

陳絳跌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湖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卽爲瀛臺賦。宿源亦于是科登賢書。在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卽以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

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于韋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溯潢。溯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

錢錦城字鏡先。宗伯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副憲爲序。嘗之京師。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序。卽曰。其家有湘靈陸燦在。舍之而求副憲。是從爵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術能前知。吾邑魏叔子沖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踰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同里顧潤寰家無儋石。而性好施。予嘗于嚴冬晨起如廁。廁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卽脫己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陳眉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鳶飛魚躍。遺筆囑諸子云。內哭外哭。形神斯感。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國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爲善。終身不辱。戒爾子

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余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于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爲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彷彿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小頃有戴鐵冑者至。卽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釜覆頭上。將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彷彿語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爲兵部尙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爲彼呼我爲兵部尙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爲此。是時在晉猶未生也。厥後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贈祖如其官。

江陰李忠毅公死闕禍。時年甫三十有四。子尙幼。而太公方在堂。爲撫孤寡。頗費經營。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謀生我爲添蛇足。報國兒曾捋虎鬚。蓋紀實也。後忠毅受卹典。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年至八十餘而終。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本韓偓詩。

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吾邑錢某。少年頗攻房術。延方士張思任于家。欲爲大陰。遂致腐爛。同年徐季元特作詩嘲之。有去柄爲

司禮。留胞作相公之句。舉人薄味元聞之。一笑脫頤。時味元適在妻家。妻父黃悟元延醫張又元治之。百方不效。兩日竟死。邑中爲之語曰。錢某陽物笑殺舉人薄味元。急殺詩人徐季元。難殺醫人張又元。苦殺



丈人黃悟元。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比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爲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獨酌謠中。遂有馮君詩序。由□叟叱狗蒸梨事。滿篇之句。自注云。孝標以下儼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賢吹毛索瘢。不遺餘力。至批其後云。開闢以來。無此不通之人。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爲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背輒毀定遠。不遺餘力。定遠比之于逢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詩老露潛昌譽嘗爲余言。人有終身爲詩不能成家。而間有好句。亦難盡泯。吾邑如徐漢詩。有僕去身爲得力奴之句。馬永奠詩。有苦菜根多鍊齒牙之句。李某詩。有病得中醫不費錢之句。皆警策可誦。此正如諺所云。低棋也。有神仙著也。

余同里閨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當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爲曲肖。侯君秉衡。

冠曰。光明俊偉。陳君亦韓。祖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沈曰。秀發飛揚。謝君憲南。元曰。短小精悍。家西澗。任村

先生聞之。以爲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侯秉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陳見復。短小精悍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憲南自號也。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憲南因續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謂巧合云。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鼂錯傳。學申韓刑名于軹。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混施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醫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甚則輿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衆人皆醉。誰爲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不以爲愧。舉世波靡。亦可嘆矣。

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省則自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國初以來皆然。余己巳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謂阮亭所云己巳。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時。風氣已大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距己巳三十餘載。而風氣又爲之一變矣。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芥。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濫極矣。有明作者如崆峒。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

矯之後人動輒詆毀恐未足爲公論也。

雲間曹諤廷士嘗與余論古文言及歸太僕因述其鄉焦孝廉廣期<sub>錄</sub>之言謂太僕集外尙有無數好文章恨未見耳余訝而問之諤廷笑云焦先生之意蓋謂太僕惜以下壽卒假使再延數年給事館閣應更有高文典冊垂于後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則謂太僕集外尙有無數文章豈爲過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鬻書爲業而喜交士大夫又時時載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年甫六十卽製一棹極其精美所至輒載以自隨謂逆旅旦夕不測身後可無慮也會邑中魏允恭<sub>升</sub>士以泰安令行收入郡得疾遽歿倉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與允恭善是時亦適在京邸乃卽以所載棺與之子肇自爲計乃適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譚清字冰仲善琴得季蓮礪之傳胡笳四序尤爲擅場所居在邑之支塘編竹爲屋環以疏籬流水桃花如武陵世外興至一彈再鼓餘韻悠然既歿後猶有琴聲隱隱從竹屋中出風清月白之夜邨人往往聞之。

董元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方伯有所親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聞先生至特挈舟入城介方伯以見既揖罷卽袖出紅紙二幅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援筆爲大書福壽二字與之。

陳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畫牡丹一時推重生一女頗能詩嘗作閨怨一首以溪西雞齊啼爲韻而以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十、八、字、運入八句中。其第二聯云：一春羞見雙飛燕，五漏愁聽三唱雞。好事者至今傳之。

鄧軼字文度，號梓堂。吾邑正嘉間名儒也。邑志及先賢事略俱不言其善畫。而余家所藏一扇，係先生所繪山水，後面自爲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屢約遊西湖，爲拙朽因循解輿，拙擬以畫景適其高趣，尋常多做石翁巨幅，尙欠北峯一面，拙于此用瀾士戴靜庵全圖，翻爲此景。昔剡原先生謂說杭州，當躬詣錢塘，其言有味可思。軼旣衰邁，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異日君倚劍東南，自見湖山面目。吾畫安足據哉，并成一絕云：西湖我尙爲生客，石叟新圖入臥看。晴雨爲君開淡墨，他時應笑畫家謾。錄上請教。讀此可見老人之懷，臂已弱，援筆不成字，還久諾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鄧某書。予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榜，是畫作于壬寅，則係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時先生之壽殆已踰七望八矣。畫頗秀潤，不類老人手筆，而字甚朴拙，殊未成家。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爲師也。又大學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做公羊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爲師也。故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槩用哉。余觀汪鈍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孫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鈍翁文中既用公孫衍。復于蘇秦、張儀之下。繼以犀首。一時以爲笑柄。予外王父張公九述其師湘靈錢先生燦之言如此。今鈍翁集中有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害其爲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司馬相如不知枇杷之卽爲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豈因往日之失。而潛以自解與。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于詩序一篇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周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詩歸評云。四口字疊出妙語。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周元亮亮錢爾巖燦兩先生俱辨其謬。以爲四口字。乃古方空圈。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誤。近予見宋板大戴禮。乃秦景陽閱本。口字竝非方空圈。景陽諱四麟。係前代邑中藏書家。校訂頗精。審可據。馮嗣宗先賢事略中稱之。觀此則周錢兩公之言殆非也。

濟登茲三字。見昌黎鄆州谿堂詩序。又見南豐滄洲上殿劄子。吾邑嚴思菴厚先生殿試策中用之。在廷諸公。竟未有識其所自出者。而坊間通行選本。古文濟字。俱刻躋字。諸公反以思菴爲誤。相約。上若問。當以筆誤對。噫。宰相須用讀書人。信哉。

漢疏廣疏受。本叔姪也。而漢書二疏傳則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竝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則叔姪亦可稱父子矣。唐房式與房次鄉亦叔姪也。而昌黎作興元少尹房君墓誌敘述房式之言。則白子與吾兒。

次鄉游。是則叔之稱姪。亦可云吾兒矣。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爲吉凶也。唐人云。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

柳子厚文本國語。却每每非國語。曾子固文宗劉向。却每每短劉向。雖云文人反攻。然學之者深。則知之者至。故能舉其病也。

顧仲恭詔大云。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閩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

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買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帷薄不修。舉國悉知。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蓋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爲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以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齋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予按愷其本中國產。故宣帝稱爲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疆疆字。出揚子法言。周書。疆疆爾。按注李軌及柳宗元云。疆疆。不阿附也。宋咸云。猶察察也。吳祕云。猶言諤諤。謂其明正也。司馬光云。明直貌。今時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書。渾渾爾。遂將渾疆字連用。竝作

淳淳悶悶解謬甚。

時文施硯山。

雜

河東凶亦然。籍中股出比云。河東吾股肱郡。用季布傳語也。對比云。河東自古帝王都。坊

選疑其無出。遂句讀之。按史記魏世家云。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此作者所本。蓋以史記注對史記也。顏之推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信哉。

諺云。急來抱佛脚。蓋言平時不爲善。而臨難求救于佛也。孟郊詩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可知此語自唐時已有之。

日知錄云。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然余觀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伴造化。于涼州造浮屠。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云云。而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觀此則公輸與魯般。本有二人矣。章中丞律作鳴鳳。邑人也。嘗以副都御史出撫雲南。時巡按其地者爲何御史某。其父昔以賣笠爲業。章故性倨少禮。而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釣敵禮。章益怒。寺門有兩石獅子。命笠其首。蓋以御史本豸冠。豸爲獅類。所以戲之也。何旣入謁。章送之出。直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頭上戴笠乎。何卽云。獅子回頭便喫瘡。以瘡與章同音也。由是構怨益甚。未幾何以考察黜。而章還南京理院事。何遂訐其入夷人賂。有姦賊。按驗雖不盡實。然章竟以是免官。

明時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生死。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吾邑陳公虞山。察爲浙江按察使。聞其狀甚惡之。遂潛行至江頭。僞爲問渡者。旣解維至中流。則舟子惡狀果如所聞。公乃曰。陳按察新政甚嚴。汝輩獨不畏乎。舟子曰。政雖嚴。那見有煮人鍋也。公旣歸署。則下牒錢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設竈置十大鍋。從壁後爲竈門。謂舟子曰。此非所謂煮人鍋邪。舟子乃悟。向者問渡之人。卽按察公也。遂置舟子于鍋中。而呼其妻至。謂曰。竈門有十。不知何鍋有汝夫在。任汝擇一燒之。幸不幸。關乎命數。無怨我也。迨舉火。則適于其夫所置之鍋。于是遂死。聞者咸謂天道不遠。爲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決人禍福不爽。古之蜀莊也。小時貧甚。除夕幾不能舉火。謂其婦曰。吾聞城隍神甚靈。元旦第一人入廟焚香者。必獲福。我明日有此意。而無香與燭奈何。婦曰。君無憂。我囊中尙有五文在。可以辦此。旣寢。卽夢神謂曰。爾勿患貧。我廟中香爐下有錢三文。爾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覺而異之。天未明卽起盥漱。急趨至城隍廟。人猶寂然也。適有賣香燭者至。卽以五文買之。未幾而廟門啓。乃燃香燭入拜。拜旣畢。因夢中神語。試從爐足覓之。果得光背錢三文。後世占者以錢代香。必用光背。神蓋命之以下也。有德歸而習之。垂簾市門。日獲錢數百。遂植其產。後其孫曰俞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而曾孫澧與之同榜。父子連鑣。邑人稱爲雙王云。

王餘姚中恬。中天啓丁卯科鄉榜。再上公車不第。祈夢于韋蘇州廟。夢神與一等子。未解所謂。迨至崇禎癸未。與子蘭陔比部中同榜進士。而夢始驗。後中恬爲浙之餘姚令。而蘭陔適知金華府。金華與餘姚相



距一衣帶水。逼除迎父至官舍。團圞度歲。亦宦遊僅事也。

錢圓沙先生

燦

晚年極喜出游。芒鞋竹杖。蹙蹙里巷間。門人問亦隨其後。先生貌既魁梧。衣冠又復古雅。

路人多屬目之。先生輒與拱手。門人問曰。彼何人斯。先生曰。不知也。然則何以與之拱手。先生曰。人既目歸于我。而不與爲禮。彼得無怒我邪。此老蓋猶有前輩風流也。

世俗新婦歸寧。其夫與之同往。謂之雙轉馬。按左傳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此卽雙轉馬之始。

近人讀書。句讀多不能精密。如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當以絳縣人或爲句。猶云。絳縣或人也。此係倒字法。今人或以絳縣人三字讀斷。或以七字連讀。皆非是。又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按幸其成。待其嫁。二語本自相對。今人誤以待其成長爲句。則長字既與上教字不對針。而下句亦不成句法矣。又昌黎柳子厚墓誌。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立致。顧藉。猶顧惜也。卽昌黎上鄭相公啓。無一分顧藉心之語。可證。則顧藉二字。當連上不自貴重爲句無疑。至于左傳宣二年。去之夫。國語野處而不暱等處之誤。近人已言之者。故不復贅。

吾邑聚奎塔之建。始事于觀察蕭公。其後錢某因鄉人戴老之夢。遂矢願鳩工。而其資實無所出。乃言于邑令。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擬罪。惟畧其家貲。自百兩以至千兩。罰助建塔。其說以爲藉此

功德。可以拔死者之苦。可以贖生者之罪。一舉兩得。謂之塔議。卽壽考令終者。亦或借端興辭。以造塔爲詐局。邑中譁然。以塔爲大尸親云。

改嫁。女子失節事也。而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捕盜賤役也。而徐武功張南坡墓誌云。世爲公家弭盜。蓋古人尙質。作文務得其實。凡今世所恥言而必隱諱其事者。在古人往往于墓誌中見之。

雲麾將軍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爲柱礎。明內鄉陳蔭知宛平縣。以他石易之。瑩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當時以爲佳話。長洲王雅宜工草書。嘗養疴吾邑白雀寺。以所書鐫石。人稱白雀帖。字跡飛舞。吾家介州司寇極稱之。今石在賓湯門內質庫中。以所刻字面土作塔除用。倘有好事如陳蔭者。以他石易之。而瑩貯得其所。詎非亦一佳話。

博物志云。澹臺子羽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此與莊子列禦寇篇。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語意正同。子羽聖門高弟。觀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自是禮法中人。螻蟻魚鱉之言。雖屬曠達。然與平日行事。大不相類。其爲後世附會無疑。

雀入大水化爲蛤。雉入大海化爲蜃。蛤與蜃。原不皆雀雉所化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謂輪迴之說亦然。謂輪迴爲必無者。宋儒之偏見也。謂輪迴爲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論也。然予觀列子。有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之言。則知輪迴之說。自佛氏未入中國以前。固已開其端矣。

馮定遠<sup>班</sup>嗜酒。每飲輒漚面濡髮。酩酊無所知。適當學使歲校。定遠扶醉以往。則已唱名過矣。學使以後至詰之。定遠植立對曰。撒溺。蓋猶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學使大書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隸人扶至號中。定遠據席酣睡。至放牌聞砲。然後驚醒。始瞿然曰。我乃在此。因問鄰號生四書何題。五經何題。是日四書次題爲今夫奕之爲數一節。定遠因作奕賦一篇。經文五篇。伸紙疾書而出。迨案發。名列六等。定遠因大書一聯榜于堂中云。五經博士。六等生員。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爲內弟。而某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爲內兄弟。見之於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sup>昂</sup>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失。但以內外兄弟爲出白帖。則又未免數典而忘其祖矣。

檀弓。稽顙而後拜。顧乎其至也。陳澹集說云。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稽顙以致哀於親。拜以謝賓之來弔。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又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孔穎達疏云。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余按古人喪中。衰麻不去於身。哭泣不絕於口。故練不羣立。不旅行。恐其以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不弔。恐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爲忘弔也。今人居憂。

既不能絕交際往來。則致札及投刺於人。仍用頓首爲是。見世俗書稽顙者。往往而然。若以爲居喪之禮。當如是。不知稽顙所以致哀於親。非所以致敬於人也。亦失之甚矣。

沈確士

德潛

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而言。謝詩首夏猶清。

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謂詩中不妨假借。若紀時而以四月爲清和月。則萬無此理。甚至有并去月字。而稱某歲清和者。尤堪掩口。

漢書佞幸傳。紅陽侯立嗣子融。從淳于長請車騎。顏師古註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昌黎劉統軍墓誌云。子四人。嗣子縱。長子元一。次子景陽。景長。又節度使李公墓誌云。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曰元立。曰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昌黎。所謂嗣子與漢書正同。皆所謂嫡長子也。蓋庶出之子。雖年長於嫡出。而不得爲嗣子。故劉誌於嗣子之下。又云長子元一。而李誌於長曰元孫。次曰元質之下。又以元立爲嗣子也。古人嚴於嫡庶之分。卽此可見。

某宗伯詩法受之于程孟陽。而授之于馮定遠。兩家才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纖佻之處。亦間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陽之神韻。定遠之細膩。宗伯亦有所不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而宗伯是文人之詩。

吾邑之詩。有錢馮兩派。余嘗序外弟許曰澗詩。謂魁傑之才。肆而好盡。此又學錢而失之。輕俊之徒。巧而

近織。此又學馮而失之。長洲沈確士德潛深以爲知言。

丈人之稱。始見於周易。王弼註云。嚴莊之稱也。孔穎達正義云。謂嚴莊尊重之人也。繼又見於魯論。包咸註云。老人也。若以此稱妻之父。不知起於何時。然其來亦久矣。裴松之。宋元嘉時人也。其註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稱妻父爲丈人。在元嘉時已然。通鑑載元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云。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又祭楊憑文云。子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此皆稱妻父爲丈人之證也。又子厚集有祭獨孤氏丈母文。則更稱妻母爲丈母。與今世正同。若通鑑載韓滉稱劉元佐之母爲丈母。是又爲女人尊者之通稱耳。

昌黎元和聖德詩。有駕龍十二魚。魚雅雅之句。魚魚雅雅。向無註釋。余謂雅乃烏雅之雅。蓋烏雅之雅。韻書本有五下切。不特作平聲讀也。魚魚雅雅。殆取妮隊之義。言馬之行如魚貫。如雅陣耳。

天子初崩曰大行。按史記李斯傳。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大行二字。始見于此。而陳繼曲禮。天王登假。句注云。登假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又應劭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諡號。故曰大行皇帝。而唐寅四庫碎金。因其說。遂謂行卽德行之行。豈以張守節諡法解序有大行受大名之語。故云爾耶。余按唐氏之說。與陳註迥異。然讀爲去聲。與陳註正同。今人則俱讀作平聲。不復知其誤矣。

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爲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鬚曰鬣。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虬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常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則吾于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爲改易乎。考其謬。始于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譌。蓋其來久矣。



# 柳南隨筆卷二

邵陵字湘綸。號青門。邑人也。兩頰于思。然人呼爲邵髻。不以名字。爲詩宗樂天。務觀。有自得之趣。而武進有邵長蘅者。亦自號青門。亦多髻。亦工吟詠。又生于同時。而陵字湘綸。長蘅亦字子湘云。

吾邑汪太史玉輪。釋以康熙丁丑舉禮部。未及對策。而以外艱歸里。迨庚辰服闋北上。邵青門送之詩云。

已看文彩振鸞鸞。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緒言吾解說。狀元原是舊吳寬。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歸里。頗極聲伎之樂。嘗于暮春開讌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門爲賦詩。

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青門往拜其墓。復

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揚風。

邵青門善詩。楊子鶴善畫。葉佩蕙善度曲。竝居邑之西郊。予嘗目爲西郊三絕。一友謂予曰。西郊本有四絕。奈何遺其一乎。余訝而問之。友人曰。沈皮。工革履是也。予爲絕倒。

徐汝讓號欽寰。大司空杖之從孫。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揮金如糞土。嘗于春日市飛金數斛。登塔頂散之。隨風颺去。滿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無處不飛金之詠。又嘗從洞庭山買楊梅數十筐。于雨後置桃源圃。遣人踐踏之。灑水下瀉。其色殷紅如血。遊人爭掬而飲之。又嘗至白門。買碗于市。而揀擇過甚。主



人出語微侵。欽寰、欽寰怒，卽問碗有幾何，酬其值千金，盡取而碎之。衢路爲滿，至以碗足蹙成街道云。徐錫允，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爲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專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爲園于東皋，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目爲虞山二絕云。

家西澗先生

任村

說張之杜中順治辛卯舉人，連上公車不第，因就朱方旦問之。方旦書示云：正心誠意，道

德仁義，方可看長安春色。至己亥歲，張又入闈，正心誠意者，闈中首題，爲欲修其身六句也。道德仁義者，次題爲道之以德二句，三題爲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八句也。

西澗先生又云：京師正陽門關壯繆廟籤最靈驗，先是順治時，詞林多授外職，而張太史永祺已在內幾年，于例亦應遷去，因祈籤于壯繆，得青燈黃卷且勤勞之詞，而燈字印板失火，燬數日後，張竟授青燈萊道，入境時，書吏投冊，首名卽黃卷也。張因籤語，恐其舞文牽累，遂斥去不用。歷三年，張復轉大梁道，乃喚黃卷入爲述不用之故，且曰：若亦喫了苦矣，遂出五十金賞之。

古稱秀才曰措大，謂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爲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賤儒也。謂之能措大事可乎？吾鄉之俗，五十年前猶有稱秀才爲官人者，日知錄謂官人者，南人所以稱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猶爲近古。今則一青其衿，便稱相公，方以爲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稱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時，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

食五年者。罰爲吏。二十七年。又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人以其曾爲秀才。故仍呼爲相公。相沿旣久。遂以相公爲吏人之通稱。或云。自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吳俗稱椎油作麵。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吏人爲相公。二說未知孰是。要之。惟名與器。古人不以假人。況相公爲變理陰陽者之尊稱。豈可加之胥吏。予觀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推而言之。則相公之稱。不在所當禁乎。

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澧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壻家。不論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于考究矣。

秦改封建爲郡縣。而不知郡縣之名。自周時已有之。但後世郡大于縣。周時則縣大于郡耳。按逸周書作雒篇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左氏哀二年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皆縣大于郡之證也。韓宗伯制義。本朝推爲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編。而古文之工。則知者絕少。所著有懷堂集。筋力于南北二史。疏疏落落。若不經意。而每篇必有一二會心語。爽人心目。其品格當在堯峯之右。吾友陳亦韓祖曾讀書寒碧齋。宗伯每有撰著。輒命之謄寫。因語之曰。汝輩第知我時文耳。然我他日之可傳者。在古文而不在時文也。蓋宗伯之自信如此。

吾邑錢玉友良詩十卷。各撫雲集。古體規昌黎。今體撫昭諫。氣雄調響。見者率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作

字知險絕爲工。而赴赴自雄。去鍾情王態遠矣。

吾邑許陽谷徵詩。婉約整秀風調。在浣花丁卯之間。同里錢玉友目爲詩家鄉愿。然集中亦有超詣之作。

如過馮定遠故居一首。予最愛之。詩云。重來獻歌處。秋草閉門深。四海孰知己。一生空苦吟。青山身後影。黃葉病中心。不耐鄰家笛。蕭蕭風滿林。

邑諸生王某。與錢木菴擇良友善。見木菴工吟詠。王亦間效之。一日。木菴過其居。適几上有所作詩。方欲取

視。而王藏去不肯出。木菴問是何著作。王不對。木菴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時文也。噫。今之秀才。捧腸無字。漫學婆和。其不爲七字時文也者幾希。

吾邑馮寶伯武詩。有珠圓花上露。玉碎草頭霜之句。一友向予誦之。歎爲工絕。予不以爲然。友人請其說。予曰。律詩對偶。固須銖兩悉稱。然必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見變化不測。杜律所以獨有千古。職是故也。若拘拘于取青儷白。如邨學堂中對類。則拙手優爲之矣。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築一精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是我聞之義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我愛。柳曰。卽愛公之白者髮。而黑者面也。侍婢皆爲匿笑。

吳門繆侍講念齋彤少延宋旣庭穎實爲師。而嘉定許子位白俊與宋友善。時年已望六矣。閒過宋館舍。侍講輒以伯呼之。迨康熙丁未。侍講大魁天下。而庚戌會試。卽爲同考官。子位竟出門下。侍講每語嘉定人曰。

吾中了汝鄉許伯矣。

吳祭酒梅邨梁傳連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曠始生。時唐吏部東江孫已爲名諸生。年亦及強矣。湯餅會客。

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華亭王文恭公頊寬然長者。于物情多所未諳。一日偶至廳事。望見兩犬交媾。意童子戲結其尾。連而不

開。卽叱曰。畜生何罪。而使之若此邪。聞者絕倒。

古之撰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故行狀之名。獨不可施于婦人。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女以行稱者。旣醉。詩曰。釐爾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予見唐叔達三易集。有龔孺人。沈孺人。李孺人。及先妣盧孺人行狀四篇。我不知其何據。叔達固博雅名士。而此恐未可爲訓也。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謂之打沒頭。此卽莊子達生篇所謂沒人也。郭注。沒人謂能驚沒于水底。予按驚鴨也。鴨性能沒水。故云驚沒。

左傳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楊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此書傳壻字之始。亦卽後世畚田之始。

今世童子。暑月輒以竿黏蟬爲戲。此蓋三代時已有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痾僂者。承蟬猶掇之也。注。蝸蟬也。以竿黏曰承。掇。手取也。

吳俗以行次稱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駱賓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師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南臺而拾青。又秋夜送闔五還潤州詩序云。闔五官言返維桑修途。走金陵之地。

通鑑梁武陵王稱湘東王曰五官疑爲稱官之始。

樂天西樓月詩用仄韻。而方虛谷收之律髓中。馮已蒼舒云。白集正作律詩。以其有聲病故也。唐人此類極多。品彙出而廢矣。

予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杖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竝擅高貲。而一最豪奢。爲太學欽囊。予前旣敍其事矣。而一最悽嗇。則爲諸生啓新。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常以緡繫脂。懸于當竈。而緡之操縱。則于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緡放下。纔著釜。聞油爆聲。卽又收緡起。恐其過用也。爲子延師。而供膳甚菲。邨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啓新以蟾諸類蛙。而塔下頗夥。卽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葷素二品。一日加豆臠一味。豆臠者。以麵和豆共煮者也。師旣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臠。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旣而復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爲食。師以其穢。爲之吐嘔不止。所畜雨具。有革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籃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徧歷。輿夫力倦。且苦腹餒。啓新出所攜蓮子。與輿夫各一曰。聊以止飢。輿夫微笑。蓋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啓新誤以爲輿夫得蓮子故喜。卽曰。汝輩眞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蓮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沖見之。爲諧語曰。君不特費紙。并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

各一文乎。啓新方以爲然。初不知其謔己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盧止員外者。蓋卽指啓新也。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博吳縣楊維斗。延兩先生。繼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于吳門。謂之復社。

羣小忌之。造蝗蝻錄。目爲小東林。至達之。當寧領袖者。禍幾不測。貴池吳次尾。應亦社中人也。嘗編復社

姓氏爲前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爲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猶

在人間者。爲楊彝子常。許重熙子洽。許瑤文玉。蔣棻畹先。魏沖叔子。趙士春景之。王曰俞喜庶。孫永祚子長。邵世茂羽萬。瞿元錫伯申。孫朝讓光甫。

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

淺俗漫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朱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人于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爲

古。將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亂不可曉。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序記等作。不妨以古銜貌時事。如孫鏞

所云。若碑誌及傳。蓋所以取信後世者。卽與國史一例。斷不宜用前代名目。予觀馮嗣宗。復京常熟先賢事

略。其敘事略做史記。頗有可觀。而官名喜用古銜。如左都御史稱御史大夫。巡撫稱中丞。吏部尙書稱冢

宰。刑部尙書稱司寇。左布政稱左轄。按察副使稱臬副之類。不一而足。恐非作傳之體。故特爲之一辨。

廬山僧光熊幻住。哭兄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尸不泥封骨始香。某宗伯稱爲沈著痛快。一字一血。近婁

東某人詩有題無軒冕詩方貴。囊絕鑄銖手亦香之句。其句法似從幻住詩脫化。惜忘作者姓名。

錢爾崧燦先生九日登山樓句云。更上一層如世外。閑思千載幾斜陽。不惟詩句之佳。而此老胸襟高曠。亦可想見。昔人所稱文外獨絕。此殆足以當之。

爾崧先生爲舊常熟令。趙公題魯橋萬柳條云。五柳先生萬柳條。罷官猶戀綠絲緜。魯橋一帶垂垂意。歲歲春風簇舞腰。先生詩學杜甫。骨格老蒼。此首獨婉約可誦。大似晚唐名作。

馮定遠班梅花詩。若教帶影和香賞。難得無風有月時。名句也。近馬扶曦元反其意云。無風有月尋常事。難得人閒對此花。亦佳。

明初闈中命題與今制異。有首二三皆論語者。如洪武丁卯應天鄉試。首題興於詩三句。二題老者安之。三題三題克己復禮爲仁三句是也。有首題論語。二三題皆中庸者。如永樂乙未會試。首題老者安之三句。二題中也者至萬物育焉三句。三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是也。有首二題皆論語。三題中庸者。如宣德庚戌會試。首題孔子於鄉黨二節。二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一節。三題洋洋乎至待其人而後行是也。有首題大學。二題論語。三題中庸者。如正統丙戌會試。首題堯舜帥天下以仁一句。二題克己復禮爲仁五句。三題凡事豫則立二句是也。

十二年爲一紀。取歲星一周天之義。孔子猗蘭操云。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年紀二字始此。

俗稱天氣涼爲風涼。亦有本。邢昺論語疏。風涼于舞雩之下。杜詩。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物之無意而得者。俗謂之儻來物。莊子刻意篇。物之儻來。寄也。俗語本此。

俗謂輕物爲重物所壓而致極碎者曰齧粉。莊列禦寇篇。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齧粉夫。齧粉二字始此。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楚遺子馮。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又史記游俠傳。雒陽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此世俗居間二字之始。俗以葬柩爲舉襄。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此必俗語所本。但杜注。襄成也。襄事猶言成事。若云舉襄。殊無文理。况凡事皆可言襄。何必獨指葬說。又俗以匡襄訛作助勳。亦謬甚。助勳應作恆勳。言急遽之狀。若贊助成事。應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僖二十四年傳。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傳。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通作效。法語用大謬。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蓋言師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頂云。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見近時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師武臣者。于義殊未安。

史記留侯世家。良學辟穀。呂后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按白駒過隙。本莊子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白駒。或云日也。隙。孔也。

宋人田元邁江梅詩。冰膚宛是姑仙女。按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注云。藐姑射。北海



中山名也。據此則姑仙二字，用來殊不成語。且因一姑字而遂誤認爲女，尤可笑。論語：吾黨有直躬者。按呂氏春秋竟作人名。于理亦順。蓋其人名躬，以其爲人之直也。而遂謂之直躬。如莊子狂接輿後世顛旭之類。

公羊傳：古人尙質，雙生以後生者取以爲兄，而西京雜記則云：霍將軍妻產二子，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爲兄，良爲弟。霍氏亦以先生爲兄。據此則公羊之說亦未盡然。

記者記其事不下一斷語。故陳后山云：今之記乃論也。予謂古人之記之佳者多矣。然必如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韓公畫記，乃爲記之正體。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却勝之。歷法之密也，算法之巧也。

前明隆慶時，吾邑某公爲顯官于朝，方以氣節名天下。于是門下廝養輩多有竊其重以行者。而同時某公爲御史，其門下亦如之。獨嚴文靖訥、陳莊靖瓚兩公，嚴戢家人，不許漁食鄉里。里中爲之語曰：甲半分，乙白奪，陳不管，嚴老佛。

歸湘，字溶溶，吾邑閨秀也。有春日邨居四首，頗傳誦一時。今錄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迥絕塵，清江荇暖鳴知春。門前車馬應嫌僻，鏡裏鶯花不笑貧。幾陣疎風開柳絮，一番瘦雨淨苔茵。年來種得桃千樹，偷做仙源學避秦。其四云：碧紗搖綠印芭蕉，花底烹泉捲素濤。昨夜雨深催芍藥，連朝日麗熟櫻桃。柳絲

拂路綠陰亂。麥隴翻雲翠浪高。一曲洞簫良夜靜。清風明月任逍遙。

蘇世長本唐名臣。而史載其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于都街。伍伯疾其詭。撻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此事殊可噴飯。因錄之。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于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遂力辭之。先生歿後。門人私謚爲文介。卽此一事推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

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曰扶桑。爲諸生時。好以駢體爲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爲之領袖。同社多效其體。以爲文。而風氣遂爲之一變。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閑。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內。一時紙價頓高。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乃與進士胥廷清。繆慧遠。史樹駿。舉人毛重倬。同時被逮。扶桑至。褫其衿。予見了閑首義。爲學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嶺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題三節。通篇語皆類是。聞此篇雖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卽一原起。而構思一日夜云。

吾邑秦蘭徵字元芳。所著天啓宮詞。頗佳。今朱太史竹垞詩日下舊聞。載陳懔天啓宮詞五首。實爲元芳作。而繫之于懔者。蓋如齊邱化書。郭象莊注云。

明高祥妻許氏。吾邑節婦也。其墓在石梅之左。與翁氏世祠接。翁因修祠。稍軼其址。許遂現形。翁懼而還之。又錢湘靈先生修邑志。于許傳節去數語。許卽見夢曰。爾滅吾名。我殺爾孫。未幾而先生之孫果亡。其

靈異如此。相國蔣公于丁未歲歸里。爲捐貲百金葺其墓。立石爲門而垣以繚之。

崑山許竹隱如罷官歸。嘗居其鄉之海藏菴。一夕菴失火。竹隱旣趨出矣。復冒火趨入。獨取一蒲團出。人訝而問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這個。失去便無處立脚矣。

宋文臣起復。必先授武職。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憂起復。授冠軍大將軍。此卽本禮記三年之喪。卒哭。兵革之事無辟意。而却掃編以爲用。墨纒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先儒以爲晉襄親將絀而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纒絰而卽戎。其惡甚矣。然則墨纒卽戎。春秋方書人以譏之。豈可援以爲例。議論不本經術。卽爲游談無根。此不可以不辨。

宋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于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爲怪物。近吾友汪西京沈喜寫古字。詩文書牘無不用之。蓋今世之楊備也。亦過于好奇矣。

黃暉日昇蓬窗類記云。商文毅公父爲府吏。生時知府遙見吏舍。夜有火光。蹤跡之。實非火也。翼日問羣吏。商某家有何事。吏以生子對。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而馮復京先賢事略中載吾邑嚴文靖公之父。亦爲府吏。亦于吏舍生。公生時亦有火光燭天。知府大驚。推問之。乃公生也。復京之外王父譚半湖。與嚴公之父同爲府吏相善。其言必可信。非一事而附會兩人者。後兩公復同登宰輔。同享高壽。事亦異矣。蓬窗類記王文恪公爲序

吾邑黃公鉞。以給事中家居。靖難師起。蘇州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爲麾下所縛。竟致身死。公故與

姚相善聞善歿。卽具朝服。投琴川橋下死。邑志及先賢事略所載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記則云。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誤也。

弇州觚不觚錄。載江陵相于馮璫處投刺。稱晚生。已爲可異。而吳次尾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興相之房師也。宜興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真千古奇聞矣。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爲第二我。此與世說友爲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比之喜容玉照等稱。可謂新而且雅矣。世俗所傳感應篇。不知作于何代。而發端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卽用左傳閔子馬語。不易一字。繼之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亦卽尙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之意也。

吾邑孫本芝朝讓。方伯未第時。暑月浴罷。坐簷下。忽黑雲四起。不辨人色。有物突如其至。目光徑數寸。鼻以下皆淺黑色。髻垂至地。流涎聲漉漉然。鱗爪畢露。雲護其尾。獨不得見。意其龍也。相距才尺許。方伯閉目坐。少頃視之。則已不見。而黑雲亦解駁殆盡。起巡庭際。無滴水沾濕也。

南宋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爲神。職掌蝗蝻。呼爲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賽。則蝗不爲災。而丐戶奉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樞密蔡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雒。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爲後人附會無疑也。

吾邑馮補之行賢。善書。得魯公筋力。而徐南徐州善鐫刻。刀法亦彷彿伏靈芝。補之嘗書金剛經全部。而南

徐鐫諸石。一時推爲二絕。今石藏城西梵壽菴。菴僧素風禪師律然。于丁未歲取石陷方丈壁間。而詩老王

話山昌題其額曰石經室。

孫可望在滇劫永歷入營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餉司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罵曰奴輩不書皇帝一尊而云一員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每見神廟中榜一聯云爲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則昌爲惡不滅祖宗必有餘烈烈盡則滅其語實本劉向蓋卽說苑所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是也。

錢一物而具天地之象以其外圓而內方也惟人亦當如是故昔人云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小雅斯干章載弄之瓦注云瓦紡磚也朱子又云必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云室女手執一物如金銀之樣者意其爲紡磚也此說恐不然余見今世紡車之式下有木一縱一橫往往以磚鎮之或于縱木上或于橫木上蓋防其搖動也豈卽所謂紡磚乎說苑云和氏之璧價重千金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間紡者介于紡之中間也此亦足以證余之說矣。

郭巨之孝古今所豔稱也然我竊疑之夫以子分母食爲患則螟蛉他姓可也否則棄諸道路聽人收養可也何爲必埋之以絕其生路乎況爲母者肯分食以養兒是兒必母之所愛矣假使旣埋之後母詰以兒何所往則將奚辭以對若竟對曰恐分母食已埋之矣不適以傷母心乎此賊恩之大者烏得以孝稱之。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漢雯也八月初八日午刻甫當唱名忽有飛蝗蔽天自東而來迴翔試

院。旋復東去。禾苗無損。人咸異之。迨揭曉日。金陵諸生見榜多執袴。羣聚而譁。幾成大獄。好事者競作橄欖文歌曲。喧傳遠近。事聞。漢雯削籍。識者謂蝗能食米。天蓋所以儆之云。

顧副使璵。字英玉。華玉尙書之從父弟也。罷官歸。囊囊蕭然。幾無以給。昕夕。華玉聞息。園與英玉所居。寒松樓僅隔一垣耳。賓朋滿座。伎樂雜作。招之飲。多不赴。嘗絕糧。華玉餽以斗粟。不受也。吾邑錢謙貞履之。亦與受之。尙書爲從兄弟。當受之在前。明時聲勢與華玉埒。而履之所居。懷古堂亦與受之隔一垣。嘗屬蒲田宋比玉八分書。杜句爲堂聯云。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其不肯相下之意。隱然可見。蓋絕類英玉之與華玉云。後懷古堂屬閩中張解元超然。道堂聯至今猶存。

常熟歷唐四百年。宰其地者。邑志官司表載六人。而郭思謨不與其列。友人吳嘉樹徵家藏古帖。有進士

吳郡孫翌。大唐故蘇州常熟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銘。卽爲思謨作也。余爲節而錄之。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誌云。公諱思謨。太原平陽人。仁孝絕倫。感通天地。太夫人嘗有疾。憶羊肉。時禁屠宰。犯者加刑。日號泣于旻天。而不知所出。忽有慈烏銜肉置之階上。故得以馨潔其膳。他時憶菴蘿果。屬鬻發之辰。不可得也。公仰天而歎。庭樹爲之犯霜雪。華而實矣。公取以充養。且獻之北闕。于時天后造周驚歎者久之。命史臣褒贊。特加旌表。無何。憶新竹。復如向時之苑結。又無告焉。後園叢篁忽苞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存焉。公始以孝子徵。解褐拜定州安平縣丞。下車未幾。而胡人作孽。公身被囚虜。命懸鋒鏑。出于萬死之中。與其一切之計。大殺寇盜。載完郭郭。招慰使奏。加公朱紱。擢讓不受。屬內憂。服闋。轉江陰縣丞。又應

廉讓舉擢武功尉秩滿遷常熟令凡佐三邑而宰一縣所居必化所在必理專務于德夫何不臧公之二昆長曰思誨次曰思訓俱已先世遺孤凡十有三人或在齟齬或居襁褓公撫之育之出入腹之人不知其諸父蓋孝悌之至也稟命不融春秋五十有九開元九年正月二日寢疾歿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祔葬洛陽東門平川禮也

潘榮字顯甫別號郭指邑人也家居陋巷書聲琅琅出金石不妄交一人往來惟陸銑錢曾及釋道源而已嘗著法苑紺珠集錢□□極稱之翁嘗與道源書云往辱顯甫潘兄束書執贄款門造謁知其爲溫文恭敬強學好問之君子不圖其珪璋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一至於此也紺珠一集貫穿三藏繁簡博約殆將合珠林一覽而爲一書其他著述大都函雅故通文章開國成庀史料皆當殺青繕寫次第出視視世之卮言稗史謾聞淺說費紙夾木者豈止日劫相倍而已哉其爲宗工稱許如此錢曾讀書敏求記亦曾及之稱爲虞山隱君子而邑乘失載名氏翳如俾一生讀書汲古之心力無由表見於世良可歎耳史記周本紀龍亡而縈在櫝而去之去與弄同蓋古人謂藏爲去也按左傳昭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杜註云因紡纒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也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顏註云去謂藏之也音邱呂反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顏註云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三國志華佗傳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斐註云按古語以去爲藏也而周本紀去字古人獨無註釋故引諸書以證之麋鹿虎豹馬牛羊狗皆獸屬也而爾雅以麋鹿虎豹歸之釋獸以馬牛羊狗歸之釋畜者何歟蓋一育于

山林一爲人所養故也。今人則于物之四足者，繫以獸目之，不復知有獸畜之分矣。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聖教序。而友人吳嘉樹徵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沒在顯慶三年。而此碑書龍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沒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未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亦不可不知。

古人以同舉爲同歲。見于後漢書李固傳。及三國志魏武帝紀。其稱同年。則自唐始。唐憲宗嘗問李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爲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卽不爾。吾邑孫雲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也。而雲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壽之以詩。稱老先生而不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寶洲洪家。可當左驗。今世不論年誼有無。通謁概稱年家。卽屠酷兒亦然。最爲無理。王新城分甘餘話中。嘗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來。若不署此二字。見者卽疑爲輕己。輒有拂然之色。亦可怪矣。

眷親屬也。亦作媿。史記樊噲傳。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伉。伉乃噲之子。卽呂后女弟。呂須所出也。又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可稱眷矣。今世不論親誼有無。并不論相識與否。而書刺概稱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無著落。最爲可笑。又世俗于親屬有親眷之稱。按三國志毛玠傳。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疑卽爲親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活字。與今人所稱頗異。



蒼茫二字本皆平聲。而古人亦有仄用者。如樂天詩。野道何茫蒼。東坡詩。愁度奔河蒼茫間。蘇子美詩。淮天蒼茫皆殘臆是也。近王阮亭苻離弔潁川侯詩。亦有平蕪何茫蒼之句。句法似卽本之樂天云。

# 柳南隨筆卷三

律詩起于初唐。而實胚胎于齊梁之世。南史陸厥傳所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此聲病之所自始。而卽律之所本也。至沈宋兩家。加以平仄相儷。聲律益嚴。遂名之曰律詩。所謂律者。六律也。蓋指宮商輕重清濁而言。不特平而平。仄而仄已也。卽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少陵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意必于此辨之。至精爾。若以對偶言律。則唐人律詩。固有通首不對者。而五七絕句。昔人謂之二韻律詩。亦謂之小律詩。又何以稱焉。

詩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卽古體亦有之。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以前。詩已有律矣。明人林希恩云。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杜甫同谷歌。有客有客杜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又予觀李商隱韓碑一篇。封狼生。羆羆生。貔。此七言皆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此又七言皆仄也。然而聲未嘗不和者。則以其于清濁輕重之律。仍自調協爾。趙秋谷信謂王阮亭古詩別有律調。蓋有所受之。而未嘗輕以告人。夫所謂律調。亦豈有外于清濁輕重者。或疑古詩既有律矣。與齊梁體又何以異。而不知齊梁之調。主于綿密。古詩之調。主于疎越。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固迥然殊也。而今之能辨者。或寡矣。

古詩之異于齊梁體。固在聲調矣。然其分界處。又在對與不對之間。齊梁體對偶居十之八九。而古詩則反是。嘗考五言古詩。漢魏無論。在唐則創自陳拾遺。至李杜益張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斷以李杜爲宗。蓋前此如王右丞輩。尙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風氣爲之一變。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矣。故李杜集中五七古。雖不乏對偶。亦止如李習之所云。極于工而已。不自知其對與否也。近見錢爾崱燦

與某人論詩書有云。杜詩晚節漸于詩律細。非專以律詩爲律也。其五古七古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今人于古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洵如其說。則是竟以對偶爲律。而不復知爲聲律之律矣。况詩中用偶。亦非難事。豈作古詩者多用幾偶句。而遂可謂之詩律細乎。至謂杜詩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有對句。此乃律中之律也。今人于五七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無律中之律矣。夫唐人于四韻律詩。尙有通首不對者。何有于絕句。然則少陵之所以獨高千古。亦未必專于偶句見長也。爾崱之爲此論。必誤信宋人詩話。以絕爲截。謂絕句之體。或截律詩之中。或截律詩之半也。而不知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聯絕之稱。自未有律詩已然矣。

孝感熊公履爲大冢宰時。僚屬有袁定遠者。以戶部郎中調文選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屬其子歸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請告終養。并約同僚數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于地。曰。汝蒙恩初調。正當報効朝廷。而敢遞求歸里邪。若再溷瀆。卽當參送刑部矣。袁嚙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書示同僚。并約再懇熊公。公復抵其呈于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溷瀆。卽當參送刑部矣。汝輩敢復爾邪。時吏部官

屬在朝房者。不過五六人。內有吳應庚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選君之母老而且病。家書慘切。一字一淚。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諒在所哀矜。老先生爲百官長。顧乃壅塞下情。恐非皇上孝治之意。况令弟四先生現在西曹。今日方知獄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處。正當蹙額疾首。而反以此恐嚇天下士大夫。此應庚竊所未喻也。熊公聞之。卽俯躬引咎。允其請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謂熊公之弟賜瓚。方坐事繫詔獄云。家西澗先生任村爲余述之如此。余于是歎吳君之善言也。熊公之能受直言也。並有古人風矣。並誌之。

江右陳公木齋

守

居官清介。爲天下第一。雍正某年。以誣誤罷倉場侍郎。居京師數載。幾不能舉火。至庚

戌冬。蒙恩放歸。與一商人同舟。商人所出貨錢。頗多于公。公遂以正艙讓商人。而自與一僕居頭艙。時公行李蕭然。商人意頗輕之。亦不問爲誰也。迨至淮上。總河嵇公會筠知之。遣人以名刺致意。商人猶茫然未覺。未幾淮安郡守以腰輿迎公去。商人始大駭。知爲公。旋匿去。然公自以所出錢少。合應以正艙讓商人。不以介意也。公于康熙六十一年爲常熟令。未及兩月。卽行取入都。離任之日。闔邑罷市攀留。至以石塞寺門。不聽公去。其得民心如此。

許儻字伯彥。祭酒石門

士

之父也。高才強記。落魄好大言。里中呼爲狂生。嘗以省試之白下。作書寄家人

云。一到京中。飯量大長。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間三碗。如此吃飯。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籬笆爲我拔去。牆門爲我刷黑。士剛。士柔。打點作公子可也。其筆墨多此類。見者輒爲絕倒。某宗伯集中所云。里中許老秀才。好卽事。卽席爲詩。杯盤梨棗。坐客趙李。臚列八句中。蓋

卽指伯彥也。

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卜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邊塞云。

漢陽人朱方旦。號爾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以紅爲之。方旦挾術遊公卿間。多奇中。皆其婦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淑云。方旦以符水濟人。人趨之者。日以千計。湖撫董國興恐其爲變。執而下之獄。遞解至京師。臨發送者。尙數百人。方旦揮使去。曰。無害此行。主得財也。果不死。後董以疾乞休。在。京。方旦執禮往叩。董愧謝不遑。方旦曰。公爲國大臣。誼當持正。某豈敢怨。聞公抱恙。敬來相療。勿疑也。董大喜。因命

取無根水一杯。以朱筆畫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即愈。且曰。公運當稍滯三年。後必復起用。後果如其言。又裕親王妃。產三日不下。王憂懼。延方旦治之。方旦攜王手入別殿。靜坐有頃。王心恐甚。數欲起。方旦曰。無容。少間當有物來助也。逾時。內侍來報。有白鶴翔于正殿。方旦曰。未也。再覘之。又逾時。報云。多至數十矣。方旦曰。更覘之。少頃。又報云。多至百餘矣。方旦乃起賀王曰。此即向所云來助者。王入內而妃已媿矣。其神異如此。一時禮之爲師者。自王而下。朝貴至數十人。方旦羽翼既衆。潛謀奪龍虎山張真人所居。一旦。張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懵無所知。有司捕下獄。尋棄市。

古之詠雪者多矣。而蘇子美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二句頗入惡道。反不如天醫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等語。猶足供人撫掌也。近日湖上某禪師亦有一絕云。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出。便是化痰丸。讀之尤堪絕倒云。

今人作札與人。輒以某某兄大人稱之。此最可笑。按乾卦九二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說。九五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上說。兩大人俱作聖人解。所謂大德之人也。論語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謂大人亦即指此種。又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晉陳騫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則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歷考經史。未有此稱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明萬曆戊子。順天舉人李鴻卷中。有一囟字。爲吏部郎中高桂所參。鴻係申相國時行壻。吳人呼爲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囟字被論。又稱爲李阿囟。囟者吳人呼女之辭。然李所用囟字。實囟字之誤耳。

江陰李忠毅公。死闕名臣也。其絕命詞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二語。自是破綻。某宗伯爲公作墓誌。載入殊爲無識。聞公子遜之頗不喜佛。時有靈巖繼起禪師者。道行頗高。至江陰。士大夫無不禮見。遜之獨不與通。禪師以其爲名父子。先往訪焉。坐定。師卽舉忠毅公二語以問云。是什麼意思。遜之不能對。遂爲師屈云。

馮已蒼嘗至吳門。夜泊舟山塘。鄰舟有讀杜詩者。則江陰尹孔昭嘉賓也。已蒼不知爲何人。迺大聲曰。杜詩是不易讀者。明旦孔昭詰其爲誰。已蒼給曰。常熟朱某。朱某者。吾邑富人也。翌日孔昭至吾邑。訪某宗伯。告以此事。宗伯曰。朱某是富翁。豈知所讀者爲杜詩。是必馮已蒼也。遣人招馮至。馮出不意。旣見尹。愧謝而已。

陳在之玉齋晚年。與同邑鄔因仲載錫相遇。握手道故。因喟然曰。吾輩垂髫相友。如昨日事。不謂一轉瞬間。各

已衰老。若此。因仲曰。不特老也。且將死矣。在之曰。爾我貧苦一生。此事豈尙不免乎。因仲曰。免則貧苦無已矣。因相與大笑。

嘉定侯先生大年開國。吾友秉衡銓之尊府也。其讀書處曰鳳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彝題句云。四先生里讀書莊。髯也經營興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孰中央。張謂徵君漢瞻章。孫謂學士愷致。似陸

謂徵君翼王元輔也。時以四君爲嘉定後四先生。以配前代唐、婁、程、李。故竹垞之詩云爾。

陸坦字文度。邑人也。自號平山。蓋以命名取義耳。後以教習授楚雄縣令。而其地適有平山。君異之。乃爲亭于其上。而顏之曰平山亭。未幾君卒于官舍。彌留之際。亭忽無風。而傾聲振寢室。遂以是刻告終。時康熙丁酉年也。

祝謙吉。字尊光。邑人也。中崇禎癸酉舉人。就選桃源教諭。以內艱歸。所居在城西。與趙某連趾。會趙與兄同登甲榜。聲勢赫奕。迺出祝上。祝家世故微。趙以此數凌辱之。祝積不能堪。竟于癸未仲冬。投繯死。死之日。邑中譁然。羣起而噪。趙之門。趙鍵戶不啓。有諸生七人。梯而入。去其鍵。衆乃一闕而進。財貨抄掠無遺。先是祝之在桃源也。頗稱職。得士心。至是諸生聞變。相率兼程而至。至則毀趙所居。卽以葬祝焉。時錢口口方里居。兩家竝赴其門。請爲主。張錢不應。乃作趙祝事。自白苦言。粘之通衢。其起語有云。里中趙祝之事。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宿世有冤對。現在有報應云云。

嘉定嚴永思。衍唐叔達先生壻也。嘗取凍水通鑑廣之。窮年矻矻一事。而徧探諸書。卷帙多至四倍。時人目爲漲勝通鑑。按以水浸物曰漲勝。漲勝。蓋吳俗俚語也。

崇禎十年。常熟令爲鄒守常。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卽起而噪之。時闔邑士大夫頗不直鄒。相率詣郡城。以民情達撫軍。撫軍曰。令雖不善。但到任百餘日。而卽噪之。百姓無乃已甚乎。時首座爲口公。口口。次卽陳公必謙。聞撫軍言語塞。無以對。陳獨慷慨進曰。休說百姓已甚。京山楊父母。在任九載。百姓亦何嘗鼓



噪來。撫軍善其言。遂左遷鄒令去。京山楊父母者。謂前令楊公鼎熙也。蓋自崇禎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

康熙庚戌會試。得人之盛。爲本朝第一。理學則有陸公龍其。李公光地。名相則有王公掇。直臣則有郭公琇。廉吏則有邵公嗣堯。宿學則有許公自俊。周公陳俶。錢公世燾。是科典試爲柏卿魏相國裔。介。合肥龔尙書鼎孳。

天啓中。吳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鍾。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者。又有十二人。爲應社十三子。又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旂。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啓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爲五經應社。迨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先生。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尙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淳。孟朴。呂雲。孚。石香。吳飴。扶九。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爲復社。頗見嫉于維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先生調劑其間。而兩社始合爲一。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誠。徐洪。虞宗。蠻三家。而虞獨不見于邑乘。故知者絕少。今支塘之東南。有地名賀舍。花橋。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賀舍者。相傳宗蠻家有喜事。特築舍以居賀者。故曰賀舍。花橋。爲其園址。

鹿皮弄者。殺鹿以食。積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溝。每日殺牲以充饌。血從溝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撫吳。喜抄沒人。一時富家略盡。宗蠻蓋其一也。明嘉隆間。無錫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號安百萬。最豪于食。嘗于宅旁。另築一莊。專養牲以供饌。子鵝常畜數千頭。日宰三四頭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鵝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鵝猶宛轉未絕。後竟用奢侈敗。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竈二字。坊本誤刻茶龜。以竈與龜。筆畫相近也。集韻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何太史義門燁見之笑曰。此正好用對尿甕也。俗以溺器爲尿甕。太史蓋戲之爾。

唐宋人酬和詩。有所謂次韻者。謂如其次第。先後不易也。有所謂依韻者。謂同在一韻。而所押之字則不相同也。有所謂用韻者。謂用彼韻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未深考。有渾而稱之者矣。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窖子。今人稱讀書而不通世務者。曰書磕子。殆卽沿詩窖子之稱而誤歟。

明萬歷丁巳歲。吾邑舉御史某公。爲鄉飲大賓。一國譁然。而顧大韶仲恭檄之。有通學雲翔而不救。則國學亦可僂言。壯夫林立而莫前。則病夫亦可仗義。敢持正論。責備諸儒。若不能抗步揚聲。舉觥而法郅惲。亦便當捲堂削迹。蹈海以追仲連等語。諸生從而和之。御史既命駕矣。仲恭要于中途。以檄致之。御史遂不敢往。

吾邑歸少詹惺崖肅性頗渾穆。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曉。嘗之維楊某氏有簫笛掛壁間。少詹取笛直吹之。其僕曰。此當橫吹。既又取簫橫吹之。其僕曰。此當直吹。少詹方誤以爲一物也。詈其僕曰。汝給我邪。既說橫吹矣。何又說直吹邪。

柳如是爲彭城尙書所睚。財貨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者。疑柳多私蓄。尙書既沒。擁衆突至。頗有所索。柳出。佯爲好語曰。先尙書遺貲信有。然須少待。當不虛來意。衆姑諾之。柳既入。衆待久不出。方大聲詬之。而已閉門自縊矣。衆始驚竄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士。作河東夫人殉節詩以挽之。咸謂其能晚蓋云。

袁世忠。字海門。邑人也。身長八尺。人以其長。且多膂力。戲以託天稱之。家貧。無行。日遊博場。以食。會友人以白金六兩。託完官稅。袁竟持作博資。一擲而盡。追比者急如火。友人亦多方物色之。袁既極。乃解其所衣白紵。就肆中沽酒。飲極醉。意欲雉經于邑西山之辛峯亭。無人處。甫出肆門。洩于巷口。見溝中一布囊。以足蹴之。頗重。拾取視之。乃白金也。持往秤之。正得六兩。旋用完稅。後中萬歷丙戌武榜眼。歷官至都督僉事。

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于徐氏之遂園。賓主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歲。舉人通判常熟錢陸燦。年八十有三。前廣西道監察御史崑山盛符升。年八十。翰林院檢討長洲尤侗。年七十有七。右春坊贊善太倉黃與堅。年七十有五。前戶部尙書華亭王日藻。年七十有二。提學僉事長洲何棟。年七十。舉

人常熟孫陽年六十有九按察使華亭許纘曾年六十有八前刑部尚書崑山徐乾學年六十有四司經局洗馬上海周金然年六十有四右春坊右中允崑山徐秉義年六十有二前左春坊左諭德無錫秦松齡年五十有八而盛御史徐尚書中允兄弟實爲主人以齒序坐卽席各賦七言近體二首用蘭亭二字爲韻其詩編成三卷名曰遂園禊飲集時海寧許公汝霖方督江南學政實爲之序云

王露潛昌爲詩好押青字社集時探得此韻卽喜見于色否則必潛易之其沒也同社周以寧植爲詩晚

之云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詩句韻拈青

洪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江陰女子也才色雙絕往來多名士而尤與吾友汪西京沈嘯吟社諸君以

西京故閒以詩與道人相倡酬記壬寅春亡友吳靜川理招同人集三影軒分韻賦詩以寄道人各依韻

和之和王露潛昌青字云湖橋煙月浮空碧琴水山城入半青和孫陶菴鏞花字云有限光陰丁噩夢不

情風雨妬梨花和周以寧植蕖字云可有風情依碧柳未須顏色借紅蕖和許南交永春字云花糝碧苔

三月暮酒潮紅頰十分春又是歲之夏西澗先生招同人集尊道堂分韻賦詩再寄道人道人亦各依韻

和之西澗兒字云茶釀碧香浮雀舌酒清黃色借鵝兒和露潛銀字云雙尖聳塔排空碧一澗噴泉倒

立銀和陶菴中字云粧罷桃笙尋獨見自注獨見夢回茉莉入通中自注通和孫麗明揚然字云山黛染成

眉入翠石榴簪得鬢初然和侯秉衡銓書字云碧紅初泛盈缸酒黃白新標插架書和陳亦韓祖郎字云

結成舊恨兼新恨。嫁得蕭郎是漫郎。和西京浮字云。簾碧琉璃三伏冷。綃輕烟霧一身浮。和靜川深字云。風生蓮渚擎紅墮。雨罨茶烟暈碧深。和子微字云。山雨嵌空籠黯淡。柳烟橫翠入霏微。此數十句。皆屬秀麗可誦。又我我齋賞梅。同西京作云。愁來萬事壓眉端。忽覩梅開意自歡。我欲問花花問我。相逢夜半不知寒。病中送西京還虞山云。亂頭粗服送君行。分手難爲此際情。願向生前拚一死。好從死後訂三生。此二詩亦佳。道人在近代。蓋馬湘蘭。王修微之流亞也。不幸年未四十而歿。西京收拾遺詩。僅得數十首。編成白雲遺稿。好事者爭傳之。

明天啓三年。邑東門入市一鼈歸。而煮之鍋中。唧唧作聲。始猶不以爲異。細聽之。則似人言。莫殺我。莫殺我。其人不顧。煮愈急。須臾聲止。鼈亦糜矣。剖之于肋下。得一人焉。長寸許。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鬚儼然。一波斯胡也。頭上有髮。髮有髻。腹有臍。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勢。亦有囊。獨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時傳哄。士夫爭取傳看。凡月餘不敗。見徐陽初復村老委談。

讀書須讀古本。往往一字之誤。而文義遂至判然。如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爲世。蓋指棄與不窋而言。謂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專屬之一人。又幾譌爲周家之后稷矣。若將我先二字讀斷。則又成何句法乎。又警獻曲注云。曲。樂曲也。曲字與典字。筆畫相近。今本遂多誤刊。而不知警之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現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而不知既云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徐靈淵、徐靈暉、趙靈秀也。按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靈淵名機詩曰泉山集。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堂集。馮定遠云四君詩薄弱。其鍛鍊處露斧鑿痕。所取者氣味清淳。不害詩品耳。又云清詩有僧氣。山人氣。皆是俗。四靈雖寒苦。却無此病。馮已蒼云四靈氣味似詩。所嫌者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餒弱耳。

明制京官三品以上。例子謚。其品秩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又詞林始得謚爲文。若非詞林而得謚爲文者。文字必繫于他字之下。若端文、忠文之類。又吾友汪西京秀沈述鄂相國之言云。不由詞林而入相者。亦謚爲文。以甫拜命。無所謂閣老。衙門卽在翰林院。蒞任坐居中。故稱中堂。雖掌院蒞任。亦只坐東偏。避相國坐處也。中堂謚文以此。然明之魏文靖驥、葉文莊盛、吳文恪訥、姚文敏夔四公。皆不由翰林。亦未嘗入相。而亦謚曰文。則又不知何說也。

火有文武之稱。蓋言其緩急也。參同契爐火說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又云。首尾文中間武。此卽文武火之始。又曹唐詩。自添文武養丹砂。又司空圖詩。文武輕銷丹竈火。

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爲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以孔門言之。有字其祖者矣。如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有字其師者矣。如仲尼日月也。是也。蓋古人敬其名。則未有不稱字者。自宋人多著別號。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長之說。然當時大儒如朱晦菴、魏鶴山之徒。猶不謂然。自明迄今。人尤重號。一登仕板。遂不復以字行矣。方遜志與潘擇

可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于字加稱號焉。于稱號加先生焉。于禮得無不相似乎。近華陰王山史與人書云。今人相稱字。輒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貢子思皆字。謂聖人未聞有罪其肆者。觀方王兩先生之言。知前輩于稱謂之際。不肯苟且如此。吾輩當知所法矣。

別號古人所無。不知起于何時。或云自寒泉子。樗里子始。至唐而漸衆。至宋而益多。近則市井屠沽。皆有菴齋軒亭之稱。若止有字而無號。吳次尾所謂如此大雅之士。吾不數見也。嘗見祝希哲前聞記。載江西一令訊盜。盜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也。

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言浸長也。見夏小正。

方虛谷律髓一書。頗推西江一派。馮已蒼極駁之。于黃陳之作。塗抹幾盡。其說謂西江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掌。驢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熟師之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有韻語耳。余謂江西一派。雖不無可議。然涪翁之作。卽東坡亦極賞之。何至詆毀若是。已蒼之論。亦殊失其平矣。

人懷不良之心者。俗諺輒曰黑心。當被雷擊。而蠶豆花開時。聞雷則不實。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間不

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諺語非妄。人不可不知所懼哉。

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謂閩之林泉山。四代進士。江西之彭文憲。二世閣老。以爲卓異。而本朝桐城張氏。亦二世閣老。崑山徐氏。則兄弟三鼎甲。宜興吳氏。則五代進士。長洲沈氏。磁州張氏。泰州宮氏。吾邑蔣氏。則四代進士。長洲彭氏。則祖孫會狀。德清蔡氏。則從叔姪兩狀元。可謂超越前代矣。

徐充暖。姝由筆云。淮安楊林。會試投卷。夏桂州呼謂之曰。近日大同逆首有楊林。汝當易此名。遂增一字。作楊上林。本朝康熙間。有滿洲人揆敘者。曾爲掌院學士。至雍正時。其人已歿矣。而以生前犯不韙。上怒其爲人。吾友太倉張冰璜。以庠名與之同。欲請鄧學使改之。黃中丞崑圃與冰璜善。教以措詞。謂揆敘得罪朝廷。士子以此二字爲名。恐于未便。冰璜如所戒。鄧乃是其言。遂援筆去一揆字。余謂夏桂州之增一上字。與鄧學使之去一揆字。其意正同也。冰璜既改今名。遂于雍正壬子。中南省經魁。

蘇俗娶婦者。不論家世何等。輒用掌扇。黃蓋。銀瓜等物。習以爲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有蘇州人周卜世者。賞客揚州。一揚人卒問曰。何故蘇郡庶民。俱不娶婦。周訝而詰之。揚人曰。我前寓蘇。所見迎娶者。無非翰林院執事。何嘗有一庶民邪。其言雖戲。然蘇俗惡薄。貴賤無等。不免爲他郡人所笑。卽此一端。可知其餘。

玉溪錦瑟詩。從來解者紛紛。訖無定說。而何太史義門。焯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云。莊生曉



夢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鵑。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托諷于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于此也。中聯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聯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

家露潛翁昌譽精于論詩。嘗語予曰。作詩須以不類爲類。乃佳。予請其說。時適有筆硯茶甌。並列几上。翁指而言曰。筆與硯類也。茶甌與筆硯卽不類。作詩者能融鑄爲一俚類與不類相爲類。則入妙矣。予因以社集分韻詩就正。翁舉小摘園蔬聯舊雨。淺斟家釀詠新晴一聯云。卽如園蔬與舊雨。家釀與新晴。不類也。而能以意聯絡之。是卽不類之類。子固已得其法矣。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于篇中。卽爲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爲有見。此亦不可不知。

凡爲人作詩文集序及墓誌銘。文末署名。于同輩當自稱同學。或友人。或友弟。于前輩當自稱後學。或後進。或通家子。方爲得體。若稱眷弟。眷姪。及眷晚生。則陋甚矣。嘗見沈石田全集內。附唐六如和詩。自稱後生。唐寅亦雅甚。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句無已矣。

術數家有六壬法者。相傳黃帝受式法于元女。用以戰勝蚩尤。遵式而立文也。按六壬之義。謂天一生水。壬水建祿于亥。亥乃乾天之位。數六屬金。金生水。故名六壬。吾邑魚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肅。自開封守致仕歸。隨身止一竹箱。箱內存俸銀八兩。適學宮宣聖前。缺香爐花餅二物。公卽以此銀鑄之。爐餅至今尙存。居家喪殮不繼。家人慍見。公偶感得疾。日臥一小牀。足不能履地。家不畜僕妾。起居無扶掖之者。牀懸二綯。夫人閒以麥粥進。必曰清官。麥粥在此。公乃緣綯以起。食竟復緣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僅存葛衣。竟用以殮焉。墓在北山報慈里。崇禎丙子。直指使者路公振飛。行部至吾邑。謁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清官魚公墓。同時立碣墓門者。一爲仲雍。一爲子游。與公而三云。公之爲人。具在邑乘。國史無容贅述。余與公之裔孫元傳善。得其一二佚事。附記於此。

顧文寧

七

云。今人以十歲爲一句。故稱五十則曰五旬。六十則曰六旬。七十。八十。九十亦如之。按十日爲

句。徐鉉曰。周而十日而言之也。書三百有六旬。又十句弗反。孟子五旬而舉之。皆以十日爲句。漢書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也。則又以一歲爲旬。徧考書傳。總未有以十歲爲旬者。世俗習非成是。亦不典甚矣。

吾邑李文安公諱傑。字世賢。前明成宏間名臣。夫人某氏。自少患遺溺。其溺也。輒夢兩宮人奉溺器至。而溺器兩傍。悉畫龍鳳。每夕所夢皆合。然公琴瑟之好甚篤。不以遺溺爲嫌也。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大婚禮。夫人亦入宮稱賀。適小遺甚急。作顰顙狀。皇后怪而詰之。夫人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

龍鳳溺器進。恍如平日夢中。嗣後遺溺遂止。

古人詩中用番字。往往平仄互見。如昌黎筭詩云。庸知上幾番。山谷云。一霎社公雨。數番花信風。此作平聲用。老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此作仄聲用。又上番二字。或謂應切竹說。今觀微之句。知又不必拘。而錢圓沙解杜詩。謂上番猶上緊也。然則番字是虛字矣。而微之又何以用對春字乎。卽可以證其說之謬矣。

吾邑言博士侶白

德堅

爲子游七十三世裔孫。少負才望。而困于諸生。貧窮顛頓。餬口四方。最後授徒雲間。

離家幾二十年矣。主人張翰編趾肇。趣其歸里省視。厚有贈遺。歸舟經吳淞江。夜遇胥篋者。乃從容語之。曰。財物儘爾取。有茄硯一枚。我自少習用。不忍舍也。盜曰。眞書獃子。因笑而擲還之。此事頗與吾家子敬遇盜。留取青氈相類云。

馮定遠梅花詩。有錦川最惜文君寡。銀漢新傳織女亡之句。此學西崑而入于癡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之。曹詩云。清香疎影獨躊蹰。脈脈黃昏思有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如。

## 柳南隨筆卷四

康熙戊午年正月二十三日。上有薦舉博學鴻詞之詔。于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銓科道官。在外督撫藩臬。各舉所知以應。計北直與薦者十有九人。江南與薦者五十有八人。浙江與薦者四十有七人。山東與薦者十有二人。山西與薦者十有一人。河南與薦者四人。湖廣與薦者六人。陝西與薦者十人。江西與薦者四人。福建與薦者二人。貴州與薦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上御體仁閣。臨軒命題。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璿璣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散訖。命就坐。撤護軍。俾吟咏自適。日中鴻臚引出跪聽。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閣。設席賜椅。四人一席。繡衣捧茶。陳饋十二簋。加四飯。豐腆苾芬。緝御恭肅。詔二品三人陪宴。既畢。叩頭謝恩。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給燭。至漏二下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御覽。讀卷者相國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職。令入館纂修明史。其有舉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試。及入試而不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此一代掄才盛典。故備記之如右。

宋樂字玉才。年少有才。詩筆兼工。吾邑後來之秀也。不幸年未三十。竟以嘔血疾卒。未卒前半載。其師陳

君亦韓作詩懷之。有漳江一病損瓊枝之句。亦韓以示余。余疑損字爲不祥。已而果驗。余嘗挽之以詩云。一語成吟讖。瓊枝損果然。慰情虛左女。閱世欠潘年。芳草詩中路。春風夢裏天。半生騷屑意。篇什待流傳。又云。夢曉樓仍在。吟魂竟渺茫。一棺逢白玉。萬卷墜青箱。楊柳凋張緒。芙蓉落謝郎。傷心吹笛處。只隔宋家牆。

玉才詩天才超逸。筆無點塵。所著願學集二卷。吳門沈確士德選定。其中五七言絕句尤工。今錄數首於

此。送別云。別路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逐君船。瀟湘曲云。楓落早鴻過。洞庭無限波。相望終不見。只是白雲多。又云。湘山九疑暗。湘江九派深。腸亦隨帆轉。相望面面心。又云。酌酒黃陵廟。湘君竹淚深。從今添一滴。萬古共消沈。憶金陵云。涼月清溪渡。秋風白下橋。離心似江水。一日兩迴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青樓似昔無。至今魂夢裏。猶聽白門烏。答揚州喬子云。病餘纏縛似春蠶。詩酒風情亦尙堪。日落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江南。送人避仇云。狂歌痛飲向來心。贈別吳鈞抵萬金。君到他鄉莫沈醉。酒悲時候最難禁。秋思云。曉坐寒塘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邊色先從望裏來。贈鄭公子企璵云。琴書以外百無能。雲水蕭然策野藤。誰愛天台鄭居士。貴家貧士俗家僧。蘇臺柳枝詞云。吳女摻摻解蕩船。風波日日別年年。不如柳絮飄隨水。化作浮萍箇箇圓。又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闔門過去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

明萬歷初。邑諸生有許應科者。博學善屬文。其才爲闔郡所無。一時推爲祭酒。時郡司理爲江右龍繩武。

見應科文愛之甚。每入調。必以鼎甲期之。呼爲許修撰。謂必狀元也。癸酉歲。應科將以科試第一赴省闈。而司理亦例得分校。謂是役也。必無失許生矣。時應科館於吳江。某氏司理乃密緘一函。走急足送至吳江。而應科適於是日腹痛欲死。急買舟以歸。急足夜至叩門。言司理公有書送許秀才。必欲面呈。某氏子解人也。意必有關節。乃給之曰。許秀才有病。臥不能起。我爲若轉達可也。急足固不肯。某氏子乃以白金噉之。得書果關節也。某氏子固能文。及試。司理得其卷。以爲許也。取冠本房。拆卷始知其非。更索許卷閱之。則大批險怪惡劣等語。塗抹盈卷矣。某氏子竟魁其經。許終身不復振。守貢又不得。卒以鬱死。

陳見復

祖范

於雍正癸卯捷南宮。未及臚唱。以足疾歸里。次年甲辰。復行殿試。而足疾已愈。親知力勸其入

都。衆喙一辭。見復不聽。嘗語予。我無用世才。倘殿試而蒙拔擢。受職之後。虛糜廩祿。既有所不可。若遽乞歸。自處則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誰任。今甫捷南宮。是猶未成進士也。不若量能度分。從此知止。猶不失出處之義。予深韙其言。見復亦云。友朋中不勸予殿試者。惟君一人耳。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賃縣倉前小屋以居。日爲人擔粟輸倉。得其直。度供一日之用。卽止。閉戶讀書。好爲詩。不求知於人。自署其門曰。目慚不識丁。門愧無題午。時曹能始先生以詩文名海內。罷官家居。過其門。異之。因入與語。竟日。出其詩稱賞之。於是鄉中人方稍稍物色之。文酒之會輒與焉。而五擔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遣所知謂五曰。君士人。荷擔太自苦。吾有田庄。曷爲我清理。計其直。可以自養。且可以爲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聞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

中越石之所以謝晏子也。吾不敢復見曹先生矣。先生愧謝之。會革命之際。閩中擁立隆武。五竊往觀之。曰。此非有爲之主也。吾不知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同里張遠爲作徐五傳云。

王縉山太史嘗肩輿至嘉定。先訪徐女廉先生。允祿先生方食麥飯。舉手曰。君遠來。得無饑乎。此貧家風味。

盍其嘗之。因共飽啖。劇談至日昃不休。邑中聞太史至。爭治具相邀。不輕赴也。

嚴永思衍輯通鑑補數百卷。目營手抄。雖溽暑祁寒不少輟。薄暮稍倦。則與鄰江季梁孝廉出杖頭錢七文。以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菽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逮丙夜始罷。此與前王太史事。皆得之於侯君乘衡錄云。

吳歷字漁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卽見。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真跡。喜甚。卽僦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徧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詞。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螯殼。惟恐不與。四明姜

西溟族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又吾邑吳蒼符龍偶成二首云。終南山

下草連天。種放猶慙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惟有顧書年。謂顧又云。薦雄徵牘挂衡門。欽召金牌

插短轅。京兆酒錢分賜後。大家攜醴衆春園。

古來高士勝流。爲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雲林見撻於張士信。沈石田受役於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負暉正叔平二事。亦頗相類。青士嘗遊嘉善館柯氏園。月夜吟詩。意得。遂至達旦。適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與園隣。聞周吟聲。亦達旦不成寐。悲甚。詰旦遣吏逮至。杖而逐之。有某監司延正叔畫。偃蹇不卽赴。後迫至蘇州。拘繫廳事。明旦將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婁水。乞援於相國太原公。時已抵暮矣。相國以指擊案曰。事急矣。非快馬疾馳不可。遽跨馬以竹竿挑燈。縛僕背上去。五鼓達郡。城門尙未啓。有頃入城。直造監司署。力爭以釋之。

周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賣米爲業。自晨至午。居肆中。過午輒閉肆。登小樓讀書。工詩。好客。與朱彞尊。李良年。鍾淵映。比隣相善。詩酒往來無虛日。晚遊京師。至宿遷。墮水死。後其友張博山泊舟宿遷。夢青士僧衣相顧。吟詩云。生因見道晚。死恨出家遲。天明問之。卽其死處也。平湖僧借山環。亦與青士善。嘗作詩懷之云。吟到白頭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身後知爲無學僧。

薛芬字祥蓀。一字東濱。本吳門人。爲吾邑潘氏壻。遂遷居於邑之珍門涇。初爲諸生。以試文不合格被黜。迺專意爲詩。囊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卒以客死。薛孝穆照依歸集。有祥蓀詩序。稱其思如出月穿天。氣如巨海涵地。又宋商邱篤廊二筆云。丙辰丁巳間。遇薛東濱於長安。頗極文酒之樂。其感懷和阮亭尙書諸什。大有少陵風格。別去將三十年。訪其踪跡不可得。卽吳下亦無一人知者。因錄其詩四首。見復修昭



文志予頗代爲搜訪如東濱者自當在文苑之列惜知之晚志事已竣不及錄也

龔義林字圓石邑人也工於詩其貧樂一首最爲人傳誦詩云憔悴山妻苦恨貧誰知貧裏得天眞菜蔬作飯甘於米稻草鋪牀暖似茵戶乏荆扉偏得月袖多繩結好攜春宵來莫厭長醒坐不飲原來最養神又詠樵一律惜不記其全其後四句云背揜兩袖風生手倒插雙鎌雪滿腰薄載不多妻笑問半船猶恐礙低橋

龐眉叟名某吾邑鹿苑人也行舟十詠詩係和燕都友人韻者錢木庵良極賞其落韻之穩命意之工

每爲人誦之不置今摘其警句於此鮑云去來人迹因霜見深淺苔花逐雨消槐云風裏著旗高樹見夜深懸火隔江分縈云滿衣塵土爭前路一背斜陽問斷津篙云一春點盡三湘水半夜敲殘五色冰猫云淺深到處經行慣波浪掀時不在忙

馮定遠梅花詩有惡風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韓致光梅花詩而定遠襲之者中間不過以正字易雖字耳至君復雪後園林一聯本古今梅花詩絕唱定遠警爲重方元英早梅語意然視彼之直抄舊句不有問乎

某宗伯關壯繆靈應記云按祀典當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之神余考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後主七年追諡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生前之官壯繆者公死後之諡以此稱公方允若漢壽亭侯乃曹操所表非公意也又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人據小說三國志稱公爲壽亭侯

尤可噴飯。

談次掉文。書生習氣。最爲可厭。如稱崑山必曰玉峯。稱江陰必曰澄江。稱常熟必曰虞山。不知卽作古文。猶當直書縣名。忌換字也。一友頗喜掉文。而胸中實空疎。無有一日談及時事。曰年羹堯死矣。余因戲問之曰。瘐死請室乎。懸首藁街乎。盤水加劍乎。其人不能對。以他語亂之而已。

黃四娘。林行婆。村媪也。而見於少陵。東坡之詩。杏花村竹林中老媪。吳小仙春遊。酒後老媪。輒以茶飲之。迨老媪死。小仙目想心存。遂寫其像。惟肖老媪。子得之大哭不休。近薛孝穆遊文武陵。有畢原老婦爲設雞黍。孝穆賢之。載諸遊記。婦人與文士結少緣。輒得留名詩文。留形畫幅。彼成都富人。以百金請揚子雲載名法言。子雲弗許。視此不有餘愧乎。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作也。而鮑明遠亦云。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古樂府語也。而陶淵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而王摩詰亦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江爲詩也。而林君復亦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類。如白鳥破溪光。劉長卿句也。而阮亭亦云。白鳥破溪煙。青山帶行騎。王摩詰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帶行客。心與浮雲閒。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云。心與孤雲閒。昔弇州先生謂。袁覽旣富。樓錄亦圓。而語出口。吻間若不自覺。而近日李安溪相國。亦謂意之所至。豈必詞自己出。不本於性情之教。但以不沿襲剽竊爲工。非至極之論也。雖然兩先生之論。皆

爲學問已成者言之。若初學亦以此藉口。則偷句爲鈍賊。難免杼山所訶矣。

何大復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某宗伯

斥其說之妄。非過論也。近日慈谿姜西溟英爲古文學大蘇。以縱橫姿肆爲主。遂以左氏內外傳爲衰世

之文。而病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繼六經。而西溟以一人之好惡。謬爲詆譏。其妄正與大復同。同時

如阮亭先生固所稱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稱許之何歟。

前明成宏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百無遺一。

蓋後世之邠雍也。於時盜賊爲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其語。按張小舍名

浩。字彥廣。號南坡。爲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爲其墓誌云。處士夷亭故家也。世爲公家弭盜。以耕讀老於

家。此誌蓋石田乞之云。

顧祖禹字景范。邑人也。潛心纂述。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時東吳學者稱二顧。蓋謂景范與寧人也。

景范於儕輩中少所許可。惟兄事西江魏叔子。禮至爲之執轡捧溺器。爲人廉介。不取非義一錢。身授徒。

子負薪。不求聞達。常落落人外。當事聞其名。羅致終不可得。蓋近代異人也。按魏叔子爲景范之父。耕石

先生墓誌。明云居蘇州之常熟縣。而吾邑竟未有知者。則以景范所居在邑之苑山。其地名顧家廊。與無

錫接壤。景范又常館無錫華氏。崑山徐氏。不常往來邑中也。惜亦韓知之晚。修邑志時。不得此人以光文

苑。亦一缺事。又寧人亦著峩城志二百卷。稿本藏外甥徐健庵尙書家。今不知其存亡矣。

陳其年侯掌亭誄詞云。或示一編詞條最優。誰與作者。礪城六侯。黃巾載亂。青蓋齊飛。雲俱幾道。白骨同歸。熒熒智舍。又弱一個。按所謂六侯者。演潔灑泓。洵也。演字幾道。潔字雲俱。灑字智舍。爲豫瞻先生之子。泓字研德。洵字記原。洵字文中。爲雍瞻先生之子。誄詞所云雲俱幾道。白骨同歸者。謂豫瞻致命。二子皆從死也。所云熒熒智舍。又弱一個者。謂智舍國變後。亡命匿揚州僧舍。未幾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訛刻雲俱爲靈旗。而程師恭遂引楚詞。靈旗兮電駑。及甘泉賦。樹靈旗句以註之。絕不顧上下文理。可一噴飯也。子與掌亭之孫銓善。因得其實。爲一正之。

池北偶談云。常熟馮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未發。而夫子亭雜錄則云。馮班著鈍吟雜錄。警警王李。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前後議論。何以相反如此。蓋因阮亭作夫子亭雜錄。時方與益都趙伸符有隙。而伸符頗推服定遠。修私淑門人之禮。阮亭故欲矯之。議論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論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聖駕南巡。自浙江回鑾。駐蹕蘇州。初蘇州人吳山掄。廷楨中丙子北闈。以冒籍革。至是獻詩。上覽而稱善。命登御舟賦詩。賜韻三江。廷楨應制云。綠波激灑照船窗。天子歸來自越邦。忽聽鐘聲傳刻漏。計程今已到吳江。賦畢進覽。天顏有喜。給以御箭。俾次日至行宮。及至。命復還舉人。當廷楨之賦詩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屬。窘甚。忽聽御舟自鳴鐘。卽景生情。而詩乃就。好事者。戲呼自鳴鐘爲救命鐘。

陸元泓字秋玉。邑之畢澤人也。詩學長吉。東野頗尙新奇。某宗伯嘗作嗜奇說以題其集。晚歲無家。流落吳門。圖己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詩亦名水墨廬詩。近吳門沈確士作劉學博刺庵傳及之。稱爲志士。謂學博易代後。守其高節。窮餓以死。泓乃與徐晟、陳三島經紀其喪。葬之虎邱。是不特能詩。而其人亦可重也。然吾邑之人。竟無有知其姓氏者。予嘗見其水墨廬詩一卷。惜其湮沒不傳。爲摘佳句於此。金山云。嶺勢憑江截。潮聲湧石來。雨夜云。瘦燈淹雨色。寒夢入江流。看菊燈下云。葉枝相與靜。香影各爲妍。秋夜讀書云。心空交夜氣。人靜得秋聲。友人日暮過訪云。辨聲人在夢。談舊事空花。冬夜宿道院酬王儀青話舊云。詩力寒人骨。家風足道心。岬嶼山云。石級扶猿臂。雲峯壓佛頭。清和雨亭飲云。細雨天如夢。孤禽聲帶秋。落花云。六斛可憐摧石尉。五湖無計壽夷光。靈巖山莊雜興云。野僧乍對頗真率。佛閣久坐殊清寒。村寓云。六時齏粥僧人供。一掌泥薪燕子家。贈隱君云。人間歲月仍從甲。物外漁樵不算丁。偕友訪水庵僧云。鷗邊客到雙筇水。鐘外僧歸一笠雲。雜感云。酒于愁處終難醉。詩到窮時亦不工。其自序云。吾廬在水墨中。水墨廬又在無水墨中。水墨廬詩又若字字在水墨中。予之人。其真水墨人也。夫。讀予詩而許之。其亦水墨人也。夫。

唐墅之西。有僧舍曰廣福禪院。卽俗所稱馬驚庵也。建於宋嘉泰間。內有丹桂一株。卽建院時所植。至明永樂時。已閱三百餘載。其大合抱。陰覆半畝。不知有夏。花可落十石。至聞於當寧。敕中官收探。院僧苦其擾。遂以鹽漬沃根致斃。有丹桂圖一卷。題跋甚富。萬歷間名士如江陰李至清、長洲朱鷺、嘉定徐允祿及

邑中魏浣初。製立本。何允濟皆在焉。院僧秀公。嘗出以示子。且曰。卷中如魏龔兩公。蓋讀書庵中而登第者也。子能來此。當繼其後矣。余甚愧其語。方擬赴約。而會秀公示寂不果。壬子孟夏。子挈舟重至院中。秀公弟子久芳。留子茶話。復出丹桂卷見示。迴思秀公昔日之言。爲撫卷泫然者久之。

桐城張氏祖墓石碑。歲久仆地。已成兩截矣。其子孫湊合一處。仍臥地上。久之而斷處復屬。了無痕迹。蓋地氣蘊結所致也。兩世幸輔。兆於此矣。又聞新安某氏有活旗竿。枝葉叢生。此亦地氣爲之。皆非常理可測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之道也。石慶醉歸。乘車入。外門父爲不食。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固當。乃謝罷慶。慶入里門。趨至家。張湛告歸。望寺門而步。或謂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明初李茂實里居。每出必步過里門。然後上馬。終其身如是。倪文禱爲南宗伯。每出行。見道旁起立。輒止之曰。吾不能過里下車。豈可使爾曹避席乎。古之賢者。不以其貴加於鄉黨。蓋皆如此。吾吳之俗。一登科第。便非肩輿不行。甚者僕從如雲。誇耀鄉里。以爲固然。而富人入錢得秩。不過公士簪。襲之流。亦復出輿入輦。自同壓痿。風氣澆薄。有識掩口。近吾友陳亦韓。旣舉南宮歸里。凡親朋投刺者。例當報謁。適得足疾。艱於行步。乃賃一肩輿。擇其小且敝者。自此以後。雖甚風雨。未嘗不步行也。當事高其品。凡過訪者。亦多屏騶唱以往。大有李僧伽減衰叔德僕從之風焉。

嚴文靖公少困童子科。讀書影娥道院。大署其壁云。夔龍事業山中養。孔孟文章心上求。除夕夜讀。一燈

癸癸無異平時。鄰人目爲守歲老僧云。

吾邑向有官儒戶田多詭寄。弊竇百出。雍正二年奉旨汰去。而一二奸胥輩私以汪宮贊應銓出名。投牒縣

令。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認牒必以硃筆點認者姓名。其人或係縉紳則用圈焉。時縣令爲喻宗棿。誤以筆

點汪名。汪聞大怒。作詩一絕云。八尺桃笙臥暑風。喧傳名挂縣門東。自從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

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其妻之父爲嚴給事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志

先目擊慘狀。驚倒在地。從此遂類癡顛。每日游行市中。衝口哦詩。嘲諷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

一首。則大類見道者。錄之。月明雲淡俏。一個蒲團禪關參。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鐘動寒林鳥叫澗。水風吹

聽笙簧無邊高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梁驚覺。世間何故閑煩惱。衣紫腰金誤人年少。老僧高嘯。只

愁個九品蓮臺難到。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要人探討。

海昌杳某。以誹謗朝廷。身罹國法。其女亦徙邊塞。女故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

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

香消土滿頭。吾友汪西京沈秀嘗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遊。魂飛何祇似鷗鷗。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

丁瑣尾秋。綺閣低迷空昔夢。邊笳淒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儘爾青春也白頭。

居易錄載蕭山何御史瞻。以事謫戍歸里中。值御史鄒魯者謫令蕭山。與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謀殺之。

何之子兢。避難山東王僉事家。一日聞鄒遷山西僉事。辭王公曰。復仇此其時矣。王遂治裝遣之。兢歸潛

何之子兢。避難山東王僉事家。一日聞鄒遷山西僉事。辭王公曰。復仇此其時矣。王遂治裝遣之。兢歸潛

部勒親黨數十人。俟鄒於路。瞞其目。折其四肢。鄒訴於官。兢直前慷慨流涕。自陳父冤。請死。當事爲之動容。僅擬流徙。得免于按。兢之所歸者。乃吾邑梅李王鼎也。鼎係成化己丑進士。官廣東左布政。邑志及先賢事略。皆載何兢挈家歸公。公泣而授館。衣食之。誓與之復仇。未知阮亭先生何據。而云山東王僉事也。又所云何御史。邑志及事略皆云何舜賓。豈舜賓卽係瞻字耶。又邑志及事略載。兢既得復仇。法吏當兢死。鼎復資兢母入都。擊登聞鼓。上訴。事下大理評事。曹恕謂魯既遷官。不得以親臨比。且援唐梁悅爲證。兢得減死。亦與居易錄所載異。

洪洞范彪西鄒與王阮亭書云。近日時文選家。竟指文成爲異端。狎侮前哲。訕謗學官。先生謂其無羞惡之心。某更謂其失爲下不倍之道也。此論蓋指呂留良而言。去之三十餘年。而留良身後不免國法。安知非狎侮前哲。訕謗學官之報哉。范爲順治辛丑進士。養親不仕。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學。從之授經者頗衆。康熙戊午。山西巡撫以博學宏詞薦。不出。人益高之。

偶閱陳眉公祕笈。有最誤者二處。聊一辨之。祕笈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予按周禮。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二曰廉能。註云。能謂才能。足以辦事者。今眉公云云。是周禮且未見矣。又云。雲長初爲漢壽亭侯。亭侯卽亭長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漢楚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漢桓帝紀。封尹勳等七人爲亭侯。是也。若亭長不過主亭之吏。猶今之里長耳。漢書高祖爲亭長一段。註甚明悉。而云亭侯卽亭長可乎。目不識丁。而好著



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

康熙間詞臣進表。有以豈弟君子屬之臣者。上摘其誤。將罪之。時韓慕廬爲學士。奏曰。屬之臣固誤。然古人斷章取義。亦間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予按故明洪武時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四明桂彥良時爲太子正字。因奏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訶。遂得釋。拜頗與此事相類。爲人臣者。誠不可不通經也。

居易錄云。常熟趙文毅公。萬歷中以詞林劾江陵奪情。拜杖闕下。其孫東田。士春。崇禎丁丑。及第。復以詞林劾武陵奪情。杖闕下。祖孫一轍。而所劾二相。君皆以奪情。又皆楚人。亦一奇也。按東田劾武陵奪情。謫福建布政司檢校。未嘗拜杖也。崑山徐司寇健庵所作東田墓誌。及常熟志。可證阮亭殊失實耳。

或問人死。每遇七日。則作佛事。謂之做七。何歟。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曰。何以遇七輒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爲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剋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剋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盡也。曰。然則做佛事。亦有益歟。曰。此俗尙也。愚夫愚婦之所爲也。見徐復祚村老委談。

沁雪石。趙松雪鷗波亭前物也。後入吾邑縣治中。邑人錢昌以計出之。旣而歸於徐廷庸。明末廷庸復歸於錢。置之絳雲樓前。不久樓火。石亦燼。按廷庸之從弟陽初。村老委談云。沁雪質純黑。遇雨潤。則白色。隱起如雪。故名。此必其親見之者。錢湘靈邑志雜記。則云。石質黑。而額上一方。雪著卽消。此說殊謬。况松雪

寶石二沁雪外。又有所謂垂雲者。沁雪垂雲。皆形容之辭。若以沁雪爲著。雪卽消故名。然則垂雲之稱。又何說焉。

王阮亭分甘餘話云。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卽如葉文莊古文遺稿。李映碧重脩南唐書。並可傳後。而兩公子孫皆官通顯。竟不付梓。以流通於世。况其下焉者乎。吾友顧子文寧。故貧士也。而其世父雪坡翁文淵遺詩有海粟集數卷。不惜典鬻琴書。以給劄氏。俾開以行世。葉李兩公子孫。雖官通顯。視文寧有愧色矣。又其友馬旦。程椿。相繼云亡。文寧收拾其遺詩。囑子選定。亦次第鏤板。此種風義。當於古人中求之。文寧名士榮家。邑東之梅李。爲人端正純雅。能詩善書。雖居市廛。如在巖壑。蓋有隱君子風云。

西湖岳墓前。有鐵鑄奸僧夫婦像。北面跪塚下。供遊人笞擊。敵輒重鑄。頗快人心。而究所從始。則爲吾邑周公近仁。公參浙藩時。特修武穆墓。復其墓田。并鑄此像云。公名木。爲明成化乙未科進士。

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吾邑梅李鎮人也。龔淵孟立本先生松窗快筆云。世之習昌穀者。率稱吳郡。予能私一文人。而云邑產哉。但閩秀卿

二科志。黃魯曾故實補遺。亦云爾。兩君皆郡人。可以徵矣。按昌穀名字。不比唐祝文之婦孺皆知。而迪功一集。詞調高雅。實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極稱之。

吾邑孫西川艾。旣以子貴受封矣。一日步遊金閭。有賈人忽把其袖。且笞且冒。幾至折頤。公乘閒進曰。余

常熟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家僮且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恩如某。咎之最是。偶誤何傷。怡然引酒。酣暢而別。又吾邑有顧耿光字介明者。憲副一江。王子也。嘗竚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頰。遂馳去。公怡然袖手。或問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亂矣。豈宜與校。不三日。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如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於松窗快筆。爲連類錄之。

康熙間。吾邑崑城湖之濱。有塾師某者。聚徒於家。好出句命對。一徒於暮春來從師。卽出句云。四野綠陰迎夏至。徒懵然。次早就塾對云。一庭紅雨送春歸。師知其倩筆。詰所自來。云。吾姊也。詢其年。及笄矣。級餘輒觀書作字。無閒寒暑。師云。效爾姊用功。自善屬對。勉之勉之。是晚散館。復出句云。好書勤誦讀。次早對云。佳句費推敲。師不識其姍。已擊賞不置。翼日鄰友招師看桃花。欲攜對句以往。誇徒聰俊。晚又出句云。有約探桃塢。次早對云。無心坐杏壇。師欣然攜往。鄰客有點者。見之匿笑。師察其故。大悲。誓不復命對。事遂絕。女姓嚴氏。貌殊嫵麗。後以所字匪人。鬱鬱病瘵。未嫁而卒。父本賈人。不知書。女歿後。著作悉歸埃化。女所居近汲古閣。汲古主人毛惠公氏。爲吾友汪西京。沈述之。西京曾悼以四絕句。次章結云。單辭隻句

空千古。不雜人閒梨棗香。末章結云。此去九泉求雅伴。精魂好傍白雲飛。白雲者。謂江上女子洪夢梨。洪亦工詩。蓋嘗自署爲白雲道人云。

趙松雪書飽滿圓潤。所見石刻皆然。而吾友顧文寧。士所藏松雪黃庭墨跡。蓋臨右軍本也。用筆頗以側取致。以瘦標骨。以澁見古。與石刻迥然不同。邑中書家如馮寶伯。武孫子逸。祖俱極賞之。定爲松雪真本。

竇伯居瀕海。每入城。道經梅李。輒向文寧索觀。把玩不忍釋手。云。吾邑顧雪坡。文淵徐鐵山。方少時。與王石谷。童同畫山水。後石谷從太倉煙客。元照。兩王公遊。得見宋元人真跡。學問日進。雪坡鐵山。度不能勝之。遂一去而畫竹。一去而畫馬。兩人亦並臻極詣。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自知不及顏。去而爲草。中吳紀聞載楊惠之初亦學畫。見吳道子藝高。遂去爲塑工。名亦擅天下。雪坡鐵山。亦此意也。又雪坡寫竹。尤妙在水口與石。蓋此二端。專事畫竹者。多不能工。雪坡從山水入手。故獨擅場耳。雪坡之後。吾邑有江飛濤。學畫者。詩文之外。兼工畫竹。雪坡亦極稱之。

古者以十年爲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註。時俗謂七十已上。爲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開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滿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失之矣。嘗見陳眉公羣碎錄有云。禮八十日有秩。故稱八十爲八秩。然則六十七十俱不得稱秩乎。此語殊爲無稽。況小戴禮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錯記九十爲八十。荒謬至此。尤可笑。

時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晚節頗不滿人口。然賦性明察。有吏治才。嘗知固始縣。有二鄉人入城。維舟一處。一爲賣米者。一爲賣菜子者。爭一桮。至相撲擊。其桮本賣菜子者。

物也。遂訟於官。時乃宣言於衆曰：「此事不必審人，卽審栲栳足矣。」於是命隸取栲栳杖之時，觀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栲栳破，有菜子自縫中滾出。賣米者乃叩額服罪。一時頌令神明云：「有子求同榜進士，盛王贊者，吳縣人也。嘗爲蘭谿知縣，有兩民爭一犢成訟，盛乃使牽兩母牛置於旁，而箠掠其犢。一母牛作犞狀，遂得實歸其主。其明察與時略同，而晚節托跡空門，固窮以死，頗稱矯矯焉。」

□□□于古人詩極推元裕之。于今人詩極推程孟陽，皆未免過當。余嘗與家次山兄峻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蓋因晚節旣墜，殆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陽，乃其師承所自，推之雖過，亦見不妄原本。余深以爲知言云。」

支塘鎮在吾邑之東北，臨白茆中貫鹽鐵塘，距縣治四十五里。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其地卽南沙廢城。」沈約曰：「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平吳立暨陽縣，司鹽都尉屬焉。東晉時亦曰南沙都尉。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微率衆數千掠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卽此。咸康七年，始罷鹽署，立爲南沙縣。宋齊因之。梁置信義郡于此，隋平陳廢郡，又徙常熟縣治焉。而南沙縣廢。唐移縣于今治，故城遂墟。元末張士誠開濬白茆，因故址築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爲支塘市，城址猶存。按顧氏之書考據最精，其以支塘爲南沙廢城，必非臆說。不解從來修志者，何以第云張士誠嘗築城于此，而不云卽南沙故城。又第云唐武德七年，縣始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處。此考訂之疎，關係匪淺，而方輿紀要一書世無刊本，見者頗少。余故備書于此，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又支塘不作芝塘，實以產芝得名。故龔安節芝塘道中卽事詩：

有北望寶芝三十里之句。自程公許作開塘記。謂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後人遂沿其說。反以芝字爲誤。元孝子朱良吉。芝塘人也。嘗作詩以辨公許之失云。

